

5 6 7 8 9 30 1 2 3 4 5 6 7 8 9 40 1 2 3 4 5 6 7 8 9 50 1 2 3 4

口 12
972
3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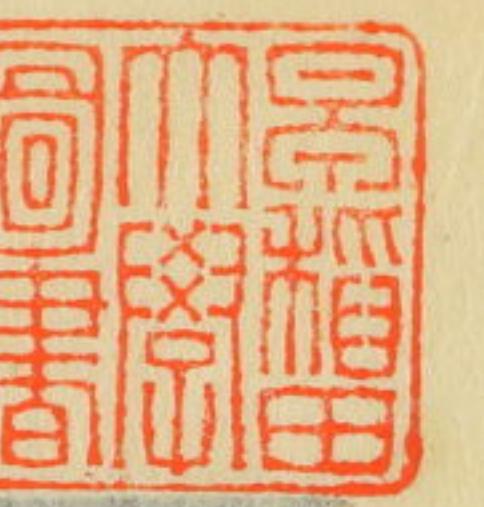
官板

春秋左氏傳補注

卷七之卷十



12
972
3



春秋左氏傳補注卷第七

新安趙汸學

襄公下

杜氏集解襄四第十七盡襄六第十九

二十三年禮爲鄰國闕

孔氏曰杞孝公晉平公之舅也尊同則相爲不降平公於禮爲舅當服總麻三月但

總服既輕其恩不過隣國故傳言禮爲隣國闕也杜言諸侯絕期者據禮之正法言諸侯尊降其親雖有本服期者亦當爲之闕故以隣國責之禮父在爲母

期喪絕旁

叛楚非叛國故不以叛告

慶氏以陳叛

陳氏曰傳言樂盈不聽於中行史從告書自齊文同魚石

以藩載纁盈及其士

孔氏曰十三年傳云荀罃卒十四年傳言盈生六年而武子卒是其少也

知悼子荀首之孫申行吳荀林父之曾孫首是林父之弟首爲知氏林父

爲中行氏是同祖也悼子是荀吳二從叔父故相聽從

計悼子年十六不得爲十七故沈氏云後人轉寫誤

及七輿大夫與

之

七輿大夫杜氏說見僖十年則此七輿大夫杜亦爲主副車之官也劉炫云若是主公車則當情親於公不應曲附樂氏服虔云下軍輿帥七人是

也墨縗冒絰

孔氏曰夫人爲其兄弟當大功喪服大功布衰牡麻絰冒經者以經冒其首也樂王鮒使宣子詐爲夫人孝服也案經葬

杞孝公之下始書纁盈復入于晉則纁盈之入在孝公葬後杜解諸侯旣葬除服而夫人猶有服者葬杞孝公書魯使去之日纁盈入晉當在葬杞孝公之前

故夫人猶有服得詐爲之也今案諸侯葬爲雨止而有當書日者未必使行即書杜氏旣葬除服之說據之此傳亦倍繆之一證孔氏曲爲說通之過矣奉

公以如固宮

孔氏曰晉語云范宣子以公入于襄公之宮蓋襄公有別宮牢固故謂之固宮

申鮮虞之傳

陳氏曰爲二十一年後見昭十三年廢君起本取朝歌始叛晉

張武軍於熒庭

武軍前見宣十二年後見昭十三年

獲晏釐

陳氏曰晉亂

不能出師

次于雍榆禮也

魯語平丘之會子服惠伯見韓宣子曰昔樂氏之亂齊人間晉

之禍伐取朝歌我先君襄公不敢寧處使叔孫豹發帥敝賦以從軍吏次于雍榆與邯鄲勝擊齊之左掎止晏菜焉齊師退而後敢還今案邯鄲勝即趙勝晏菜即晏釐也魯師次于雍榆蓋有晉命傳偶不能詳穀梁傳曰言救後次非救也啖氏曰凡救當奔命以往救次失救道也言次于雍榆罪叔孫也諸家多從之皆不考事實而因文生義謂之得經旨可乎立也禮記云坐此云立者以季孫來故立爾云夫謂鬪伯比也皆謂所斥前人爲夫云夫謂叔仲昭伯爲隧正謂所主遂正當屬司徒臧氏爲司寇而借之於臧氏者蓋當時臧氏兼主掌之

夫石猶生我

孔氏曰七年傳稱叔仲昭伯爲隧正謂三年傳夫固謂君夫豈不知服虔

使正夫助之

孔氏曰七年傳稱叔仲昭伯爲隧正謂南遺請城費吾多與而役是役夫遂正

問盟首焉

周禮外史掌書外令掌四方之志

其

孟椒孚

陳氏曰傳言臧氏衰三家益專

言自外也

陳氏曰傳釋去位不得書大夫

下妾不得與

郊弔

孔氏曰檀弓云哀公使人弔費尚遇諸道辟於路晝宮而受弔焉曾子

曰費尚不如杞梁之妻知禮也檀弓云君遇柩於路必使人弔之是男

子從柩在路則得野受弔婦人無外事雖從柩亦不得野受弔耳若男子得野受弔而曾子非費尚者以費尚在朝顯者故宜弔於其家若君遇柩於路使人弔之者謂庶人及微小之臣也檀弓因費尚而說此事云杞梁死其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則杞梁之妻雖從柩而辭不受弔是由異於男子故也

二

十四年爲陶唐氏

孔氏曰如杜此注陶唐共爲一名即是晉陽縣也史記云帝堯爲陶唐氏堯昭云陶唐皆國名猶湯

稱殷商也案經傳契居商故湯以商爲國號後盤庚遷殷故殷商雙舉歷檢書傳未有帝堯居陶而以陶冠唐蓋地以二字爲名所稱或單或複也張晏云堯爲唐侯國於中山唐縣然則唐是中山縣名非晉陽也堯自唐侯升爲天子號曰陶唐其治在晉陽耳舜受堯禪封堯子丹朱爲王者之後猶稱爲唐終虞之世以陶唐爲號故爲豕韋氏

孔氏曰鄭語云祝融之後八姓大彭豕韋爲

曰自虞以上也

成王滅唐故也知後封於杜者以宣子時有杜伯故也晉語云昔隰叔子違周難奔於晉生子輿爲司空世及武子佐文襄爲卿以輔成景後之人可則是以受隨范子輿士萬字武子士會也會士萬之孫是隰叔四世及士會食

邑於范爲范氏也

楚子伐鄭以救齊

不言四國傳略之

公孫之亟也

陳氏曰傳言晉師之解

齊人城郊

傳自此以後言齊人城郊者三由不得其詳故屢舉之外傳周語靈王二十三年穀洛關將毀王宮韋昭曰穀洛二水名水激

入于洛水毀王城之西南將及王宮故齊人城郊

二十五年將庸何

歸

將庸何歸申繹上文君死安歸汪誤

舍之得民

陳氏曰傳言齊不用賢臣爲政雖有晏子不死其難

四

妾

周禮縫人掌衣翟柳之材鄭玄云必先纏衣其木乃以張飾也喪大記云棺飾君黼翟二敝翟二畫翟二鄭玄云漢禮翟以木爲筐廣三尺高二尺四寸方兩角高衣以白布畫者畫雲氣其飾各如其象柄長五尺車行使人持之而從旣窆樹於壙中檀弓曰周人牆置翟是也禮器云天子八翟諸侯六翟大夫四翟鄭玄云八翟者加龍翟二孔氏曰方言云自關而東謂扇爲翟則翟是扇之類也

不以兵甲

孔氏曰服虔云下車遣車也雜記云遣車視牢具鄭玄云言車

之者與遣奠天子太牢包九个諸侯亦太牢包七个大夫亦太牢包五个士少牢包三个大夫以上乃有遣車如鄭之所言遣車者乃是明器塗車芻靈載所包遺奠藏之於壙中下車若是明器則甲兵亦是明器當云無甲兵不得云不以甲兵也杜云送葬之車則謂此爲貳車非遣車也言下車者蓋謂廬惡之車非良車也周禮大行人云上公貳車九乘侯伯貳車七乘子男貳車五乘則齊是侯爵法當車七乘耳今傳舉七乘言其不依舊法知齊舊依上公之禮貳車

不蹕

孔氏曰禮喪車乘人車道而行無貴賤一也此不止行人略賤之

九乘其送葬又有甲兵今皆降損也用甲兵者葬是送終大禮法當備列軍陣若漢葬霍光發材官輕車比軍伍校士軍陳至茂陵以送其葬所以榮之也陳氏曰傳言君弑不得以禮葬義同成十八年今

齊人以莊公說

劉炫云齊人以同謂男女分別示晉以恐懼服罪也晉

侯許之

傳見晉失盟主之義杜氏謂齊有喪故經無譏說者因據以駁卿不書失所之例皆非也諸侯之會經無異文與侵伐不同劉氏曰假使晉遂討齊破其城殺其賊汙其宮未可謂之

伐喪也弑君而謂之伐喪諸侯其無討賊者矣

崔子止其帑以求

五鹿

陳氏曰傳言云墊獻公所以得入司徒招致人民司馬集致符節司空檢致土地使各依其舊子馮卒在此盟前故服杜皆以令尹爲屈建也

以備三恪

孔氏曰樂記云武王克殷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

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封殷之後於宋鄭玄以此謂杞宋爲二王之後薦祝陳爲三恪杜意以此傳言以備三恪知其通二代而備其數耳恪敬也封其後示敬而已故曰恪其二代不假稱恪唯陳爲恪耳今案二代以王者之後各自用其禮樂不但示敬而已故不得言恪則三恪當從鄭氏通

不如速戰

孔氏曰方言云墊下也吳地下濕

孔氏曰方言云墊之司徒招致人民司馬集致符節司空檢致土地使各依其舊子馮卒在此盟前故服杜皆以令尹爲屈建也

以備三恪

孔氏曰樂記云武王克殷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

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封殷之後於宋鄭玄以此謂杞宋爲二王之後薦祝陳爲三恪杜意以此傳言以備三恪知其通二代而備其數耳恪敬也封其後示敬而已故曰恪其二代不假稱恪唯陳爲恪耳今案二代以王者之後各自用其禮樂不但示敬而已故不得言恪則三恪當從鄭氏通

以爲諸侯主辭曰非所願也若得歸骨於楚死且不朽聲子曰子尚良食吾歸子故椒舉降三拜納其乘馬聲子受之傳言復故杜云共議歸楚之事謂此也

成陳以當之

孔氏曰鄭衆云此范匄所言苗

貴皇亦言之故聲子引以爲喻

譏

范易行以誘之

孔氏曰賈逵鄭衆皆讀易爲變易之易賈以行爲道也譏爲將范爲佐二人分中軍別將之欲使譏與范易道今范先誘楚譏以良卒從而擊之鄭謂中軍與下軍易卒伍也計設謀之時道未定分何以言改道行非卒伍之名安得爲易卒伍也二說皆不可通楚語說此事云雍子謂譏書曰楚帥可料也在中軍王族而已若易中下楚必敗之韋昭云中下中軍之下也敢猶貪也簡易譏范之行示之以易以誑楚也是韋昭已讀爲簡易之易故杜從之也此與楚語俱述聲子之言傳言鄢陵之敗苗貴皇爲之楚語云雍子爲之二文不同劉炫以爲國語非丘明所作爲有此類往往與左傳不同故也

椒鳴逆之

陳氏曰隨會在秦而六卿謀椒舉在晉而子木懼此

辭不失

舊

孔氏曰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周禮太宰之屬有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劉炫云知時事四時貢職者小行人云春入貢秋獻功王親受之鄭玄云貢謂六服所貢功謂考績之功今案於此見諸侯於天子有貢無聘以不脩職貢而言聘東遷諸侯之伉也傳殊不察其非說又見後二十八年

以

廩丘奔晉

孔氏曰案廩丘地在東郡則是衛之邦域齊竟不至此也羊角高魚皆在東郡廩丘與之相近齊不得別有廩丘烏餘齊人之大夫得以廩丘奔晉者蓋齊人往前取得衛邑以

賜烏餘如鄭公孫段之得州宋樂大心之有原也

克而取之

二

不書非晉

命以盜略

十七年公孫免餘請殺之

陳氏曰傳言殺寧喜不出討賊之意義同僖十年晉里克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

傳譏向戌惟欲竊虛蔡公孫歸生至

孔氏曰

夫七月始集於宋而此會書在夏者事雖在秋行還乃告追以叔孫豹發時書之十年夏會于徂而經書在春注經書春書始行孔氏曰釋例班序譜晉合諸侯二十國起僖二十八年盡哀十四年大率皆陳後次蔡蔡後次衛是陳于晉會常在衛上也今孔與乃降於蔡衛在石惡之下故知與非上卿故也成三年傳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是計卿位爲班也知非與後至者以傳稱與蔡公孫歸生同至故也

以藩爲軍

孔氏曰

古人行兵止則築爲壘塹以備不虞此以藩離爲軍者方欲弭兵以示不相忘也

楚人衷甲

孔氏曰

秋之心是盟晉幸而免

乃

盟

賈逵曰叔孫義也服虔云叔孫氏不爲人私其於尊國之義得之

言違命也

一

事再見卒名公羊傳例劉氏曰蔡沈失位左氏聚之今

魯欲自同人之私失位甚矣大夫出境有可以重社稷者猶曰專之今命出季氏而謂不可違非也

固必有尸盟者

孔氏曰

盟實太國爲主而此云小國主盟知其主辦具也盟法大國制其言小國尸其事此盟爭先歃不爭主備叔向以小國主盟爲言者叔向以久爭不決或將戰鬪因盟時小國有所主欲令趙孟下楚假此以勸之耳其大夫之會楚固未嘗先晉也宋公兼享晉楚之屈建所爭者歃血之先後耳其大夫之會楚固未嘗先晉也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爲客則當時人情可見況宋盟諸侯雖曰兩屬終未嘗以事晉者事

楚楚雖駕晉先歛魯史豈遽以楚先晉韓宣子所謂周禮在魯正指此類傳云書先晉晉有信也考之已不詳杜氏云孔子追正之亦非傳意也

盟

于蒙門之外

陳氏曰傳言宋因見桓二年會鄧僖十九年盟齊二十年盟邢

削而投

之

陳氏曰傳言宋之盟識者不與

崔氏堞其宮而守之

孔氏曰謂新築女牆而守之

乃縊

自殺

不再失閏矣

孔氏曰歷十九年爲一章章有七閏從文十一年至襄十三書年凡五十七年已成三章當有二十一閏又從襄十四年至

今爲十四年又當有五閏故應有二十六閏也長歷推得二十四閏者釋例云每案今世所謂魯歷者不與春秋相符殆來世好事者爲之非眞也今俱不知其法術具依春秋經傳反覆其終始以求之近得其實矣魯之司歷漸失其閏至此年日食之月始覺其繆遂頓置兩閏以應天正是故明年經書春無冰傳以爲時災若不復頓置兩閏則明年春是今之九月十月十一月無冰非天時之異無緣總書春也劉氏曰歷家之術求閏餘易求交朔難今司歷能正交朔反不能置閏非人情也閏有常準率三十二月必一逢之如傳所言再失閏者則司歷廢閏始七月彌五年矣亦非人情也明年春無冰杜氏曰頓置兩閏以應天正故正月建子得以無冰爲災頓置兩閏詭聽駭俗亦非人情也啖氏曰案經言十二月傳言十一月又言再失閏依經當爲三失閏進退不同不可得而考今案傳於此言司歷過也哀十三年又記仲尼曰司歷過也皆指王朝歷官與桓十七年傳曰官失之也意同其曰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于朝則所謂司歷與官非謂魯人明矣杜氏乃以爲魯之司歷哀十三年傳又云季孫雖聞仲尼之言而不正歷皆謂魯自

有歷實承劉歆之誤而非傳意也劉氏之說見漢書律歷志其所傳魯歷不與春秋相符杜氏亦以爲好事者爲之竊謂周室雖衰猶君臨列國崩薨卒葬禍福皆告諸侯必無不頒歷之理借今喪亂之際頒不以時諸侯亦必不敢輒自爲歷使諸侯皆自爲歷則齊晉大國當先爲之如大國皆自爲歷而所差往往若此則當時所書盟會卒葬日月魯史當以何國爲正使魯史所書日月差錯與周歷不同韓宣子見魯春秋何以輒曰周禮盡在魯矣此必無之事也

十八年不饑何爲

葉氏曰左氏所記梓慎裨竈之徒以星次言吉凶若合符契皆星家假託之辭

宋之盟

故也

陳氏曰傳具見楚之屬

時事也

春秋大國事天子惟聘而不朝故韓起聘周稱歸時事于宰旅知言聘之非也小國事大國乃朝而不聘故子產相鄭伯朝晉言會時事無異於事天子

之號也豈可以星次槩言周楚隱

三年傳周鄭並稱蓋有自來矣

天下下云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爲壇蓋

無昭禍焉可也

傳見諸侯朝楚非得已故子產自損其禮辟難並悉出奔崔氏旣亡慶封召今還國故言使諸逃

云之人得賊名而出者

公膳日雙雞

孔氏曰禮記玉藻云天子日食少牢其大夫則日食特豚朔月特牲今

膳日雙雞者齊國臨時之事不如禮也

又焉用盟

傳見諸侯失政姦庸擅命賢哲失所如伯王在

以己情告而悉反之

孔氏曰崔氏之亂但是莊公之黨崔氏以之爲賊當時

矣左氏不能辨因以時事釋邾子來朝過在不見周禮

舍不爲壇

孔氏曰聘禮賓至于近郊君使卿用束帛勞無設壇之法

周楚惡之

天下下云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爲壇蓋

以朝禮君親行事重故有之也

且以以告而反之

孔氏曰崔氏之亂但是莊公之黨崔氏以之爲賊當時

爲禍以朝禮君親行事重故有之也

云之人得賊名而出者

以己情告而悉反之

公膳日雙雞

孔氏曰禮記玉藻云天子日食少牢其大夫則日食特豚朔月特牲今

膳日雙雞者齊國臨時之事不如禮也

又焉用盟

傳見諸侯失政姦庸擅命賢哲失所如伯王在

衛平仲在齊臨事變而獲慶，夷爲上獻。

孔氏曰祭祀之禮主人先獻下文免皆其德行素孚於人慶舍死公懼而歸則於時公親在矣又此祭慶舍泄事公與慶舍不爲上獻而

夷爲上獻者慶舍使爲之不可以禮責也

慶氏之馬善驚。

孔氏曰今人謂數驚

爲好驚好亦至魚里。

孔氏曰劉炫以爲國人從旁爲優引行以至魚里

奔吳。

陳氏曰再奔略不書六十邑

於是乎正德以幅之。

孔氏曰人皆欲生計重厚而財此亦是六十邑用利益心既無厭於是乎用正德以爲邊幅

與我其拱璧。

孔氏曰拱謂合兩手也此璧兩手拱抱之故爲大璧

使有度也。

孔氏曰詩言采蘋於澗采藻於潦此又別言濟澤之阿者以濟

杼於市。

傳見莊公不書葬事見宋盟非諸侯之志

季蘭尸之敬也。

孔氏曰詩言采蘋於澗采藻於李女而此言季蘭謂季女服蘭草也

叔孫穆子。

不書例在成十三年

宋公遂。

反。

陳氏曰傳具載宋鄭朝楚事見宋盟非諸侯之志

二十九年釋不朝正于廟也。

孔氏曰人皆欲生計重厚而財用利益心既無厭於是乎用正孔氏曰詩言采蘋於澗采藻於潦此又別言濟澤之阿者以濟

曰凡公之行始則書所如還則書公至今復中書公在楚者明國之守臣亦以公不朝之故告于廟也陳氏曰案成十年公如晉十一年三月公至自晉昭十

五年公如晉十六年夏公至自晉皆不朝正經不書公在晉於是爲公危故書之

曰必請襲魯人曰非禮也荆人強之巫先拂柩荆人悔之記之所言即是此事

所異者此言請隧彼言請襲此言拂殯彼言拂柩雖俱說此事先後不同禮死

而浴浴即襲後始小斂大斂乃殯案往年傳公及漢聞康王卒公欲反則康

王之卒公未至楚楚人使公隧傳在此年言之則此年始令公親隧不得爲

襲也卒已踰月不得柩仍在地足知殯是而柩非記虛而傳實也然則隧衣所

以衣戶旣殯而使公隧者雜記記致隧之禮云委衣于殯東是旣殯猶致隧也

文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隧僖薨十年猶致之況旣殯也

齊人葬莊公於北郭。

再見不書葬

而後聞取卞。

季孫權使公台恐其不受辭

乃歸。

傳見襄公幾出季氏久無君意如乃齊惡

且無使季氏葬我。

陳氏曰傳言城杞之役晉以十人不義季氏

遂使印段如周。

陳氏曰傳見魯不書葬例今案此史法也

而夏肄是屏。

孔氏曰方言云肄枿餘也鄭玄云斬而復生之

之陳氏曰傳言城杞之役晉以十國之衆經理母家諸侯益貳

射者三耦。

孔氏曰周禮射人云諸侯之內諸侯故四耦此及儀禮大射畿

外諸侯故三耦或當臣與君異也

來治杞田。

不書者史無其本不錄其末也杞田蓋魯伐杞時所取賂

田魯人墮舅甥之義諱不登于策故復歸于杞亦不書事與汝陽田異又見昭七年

而焉用老臣。

傳見晉取於諸侯無節故號令

不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

孔氏曰周南十一篇召南十四篇札此時偏觀周樂詩篇三百不可歌盡或每

詩歌一篇兩篇以示意耳未必盡歌之也

曰美哉

孔氏曰樂人采其詩辭以爲樂章述其詩之本音以爲樂之定聲其聲既定其法可傳雖多歷

年世而其音不改季札所云美哉皆美其聲也

見舞韶劄者

孔氏曰劄即簫也尚書蕭韶九成韶劄即簫韶也

通嗣

君也

孔氏曰二十五年退爲巢午臣所殺餘祭嗣立至此始使必通上國吳子未死之前命札出使既遣札聘而後身死札以六月到魯未及聞喪故每事皆罪高止也

行吉禮也

罪高止也

高止實放而以奔告傳既妄釋說者併疑其事張本且起子產傳爲駟良之亂

爲政

三十年臣生之歲正月

說見僖五年

其季於今三之一也

劉待制曰所謂其季於今三之一者季者末也今今日也謂已得四百四十

四全甲子其末一甲子六十日而今日乃癸未纔得二十日也故曰三之一是

其日數也

孔氏曰亥字二畫爲首六畫爲身下首之二畫並之使如其身傍則是生來日數也因亥畫似算位故假之以爲言其本作亥

字不爲此也案字畫古之亥字體殊不然蓋春秋之時亥有二六之

體異於古制劉待制曰如者往也移下亥上二畫往于亥字身側

然則二

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

孔氏曰文十一年至此年爲七十四年而上云七十三年案文十一年正月甲子朔爲夏之正月是其年三月也此年之二月癸未是夏之十二月計爲七十三年猶尚未終也假作全年算之置七十三年以全日三百六十五日乘之已得二萬六

千六百四十五日也每年有四分日之一是四年而成一日以四除七十三年又得十八日并全日爲二萬六千六百六十三日四分日之一除去三日四分日之一整取六旬合當十二月二十七日今杜長歷云二十三日癸未是少四日所以不與常歷同者蓋杜約準春秋口月以爲長歷與常歷不同故置閏遠近不定蓋七十年之內於常歷校四箇大月而剩用四日故癸未爲二十三日若依常歷是二十七日也

則其屬也

孔氏曰諸是守

邑之長公邑稱大夫私邑則稱寧

此言問其縣大夫問絳縣之大夫也絳非趙武私邑而云則其屬者蓋諸是公邑國卿分掌之而此邑屬趙武也

使

爲君復陶

孔氏曰復陶見昭十二年傳此言天王以討閩告陳氏曰傳釋五大夫實殺

鳥鳴于毫社

孔氏曰殷都於毫武王伐

紂而頒其社於諸侯以爲亡國之戒此鳥鳴于魯國之毫社也哀四年毫社災

待姆也

此宋人設辭以掩其不能擗君母之罪故左氏與二傳同

月令且

歲使有姆存又且加老非唯不可待實亦不必待也

降婁中而且

孔氏曰殷都

危中者據夜有長短及星度有廣狹是細計之數杜據大略而言故與月令不同

尤之也

陳氏曰傳特書故

孔氏曰殷都

陳氏曰傳釋魯不書他國之大夫書人譏不在魯今案經無諱義陳說非傳所及

三十二年魯其懼哉

傳見晉襄而魯

懼以齊楚不足與故也

辭須數句

是以有平丘之會

陳氏曰傳言晉襄公之故咎在執政

毀也

陳氏曰傳言毀與遇害同

乃築諸侯之館

傳記子產之言見晉方盛時

去疾

奔齊

去疾不書奔說在文十四年

言罪之在也

失與文十六年宣四年傳例同劉氏

待諸侯有禮其衰也反是

去疾

其果立乎

孔氏曰釋例土地名延州來闢則杜謂延州來三字共爲一邑服虔云延陵也州來

其弟之言而謂泰鍼出奔車于乘傳承舊聞而妄實以事者每如是

也

孔氏曰公羊傳於二十一年下云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傳於二十一

魯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年七十三魯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辛巳此注

從史記也今案司馬遷特爲孔子作世家至書孔子生年乃不用二傳必他有所據故杜氏從之

令尹似君矣

孔氏曰服虔云言令尹動作以君儀故云以君矣

明年傳曰二執戈者前矣是用君儀也俗本作似君若云似君不須言以今定本亦作似君恐非

春秋左氏傳補注卷第八

新安趙汸學

昭公上

杜氏集解昭元第二十盡昭四第二十三

元年告於莊共之廟而來

孔氏曰文王世子曰五廟之孫祖廟未

也亦既告君必須告廟君尊不主臣昏故圍自告也

其敢愛豐氏之祧

孔氏曰祭法云遠祖廟

孫子豐之子其家惟有子豐之廟杜言遠祖廟者順傳文言之

讀舊書加于牲上而已

見宋之盟晉

楚所爭者歃血之先後而已

季武子伐莒取鄆

不書季孫伐莒者莒人

已此不歃血故史不書盟

告於會叔孫豹幾被戮

季孫出使不少於叔孫

而云叔出季處從來久者季孫世爲上卿法當上卿

徐戎也案費誓云淮夷徐戎並興

禮卿聘饔

守國次卿出使耳必須使上卿者上卿非不使也

周有徐奄

孔氏曰徐禮卿聘饔

禮異所以得相因者以其殺祖同故也宣十六年傳云王

具五獻之籩豆於幕下

孔氏曰徐禮卿聘饔

大國皆

大夫之制唯三獻故杜此注云大國之卿五獻又昭六年傳注云大夫三獻是

禮終乃宴

孔氏曰謂享禮既終即因而爲宴不待異日也杜解享宴

禮異所以得相因者以其殺祖同故也宣十六年傳云王

叔孫豹嘗以晉君失政欲樹於韓子使爲魯備季孫不從今韓起與周之所以王也

國史成書二傳不知此說故不得筆削本末

執諸中都

陳氏

曰傳言所加木焉

傳見魯之策書乃周公遺制所謂魯春秋乃能以時討故經無異文

三年大夫送葬

子大叔

以不書執加木焉裏朝聘之制考之春秋惟魯事齊桓爲合晉文以後經傳事迹皆不同蓋伯業有盛衰疏數隨時有過有不及終不可爲定制也卿共葬事則襄公而後魯以

卿會葬者三君傳於昭三十年而數於守適當時無正夫人其繼室者使葬起上卿逆之鄭宰虎又記大叔之言亦見不能常也

而數於守適

孔氏曰言夫人守內官之適長故以守適言夫人也

文襄之制夫人喪士弔大夫送葬今游吉卿也而云同於守適則於時適夫人喪已今卿送葬矣

未有伉儷

孔氏曰少姜本非正夫人而云未有伉儷者蓋晉侯如晉賀之則後當時無正夫人其繼室者使葬起上卿逆之鄭宰虎娶者爲夫人也

已在齊矣

孔氏曰相訓爲助今定本相作祖

讒鼎之銘

服虔氏曰讒鼎疾讒之鼎

明堂所云崇鼎是也一云謹地名禹鑄九鼎於甘讒之助故曰讒鼎

唯羊舌氏在而已

孔氏曰世族譜云羊舌氏晉之

公族也羊舌其所食邑名唯言晉之公族不知宋

何公也杜云同祖爲宗謂同出一公有十一族也

子豐有勞於晉國

孔氏曰子豐有勞事無所見

伯石再拜稽首受策以出

傳見晉侯策命外大夫賜之以田僭天子之禮

葬滕成公

劉炫氏曰叔弓以四月發魯滕以五月葬君叔弓言始行之月滕書實葬之月故書經異文也傳述遇葬之事并就葬月言耳

敬子不入

陳氏曰傳言滕孔氏曰檀弓記此事云惠伯曰政也不可以叔所以始書葬父之私不將公事知懿伯是叔父也懿伯爲人所殺及滕郊逢其讒叔弓不入者禮

敬子從之

陳氏曰檀弓云子貞請椒也爲叔有辟仇之恥禮之欲使殺之見晉失諸

罪之也

傳見殺大夫有名有不名既以稱名爲有罪國君出奔有侯之故名有不名亦以稱名爲罪之然衛侯鄭叛中國從夷狄其

不出且見弑乃於其出奔而罪之失其類矣

孔氏曰釋例土地名云三塗河南陸渾縣南山名或曰三此言四塗洛與三塗先祭山川

何辱命焉

傳見晉人中實畏難而文也謂三道皆非也以不爭故以諸侯授楚

西陸朝覲而出之

孔氏曰魏見也西道之見華費遂宋大出衛侯辭以疾無從楚之志

宋華費遂鄭大夫從

陳氏曰傳言從之見華費遂宋大使屈申圉朱方殺屈申起本

王從之

不言以歸說見襄十年

故曰取

陳氏曰傳釋取例案僖六年晉襲虞遂滅之執虞公傳曰書曰晉人執虞公罪虞且言易也則言易不但施於取傳凡四發取例皆以不書伐故曰易見襄

作丘賦

孔氏曰哀十一年傳注云丘賦之法因其田財輸租更出馬一疋牛三頭是一丘出兩丘之稅案周禮有夫征家征夫征謂出稅家征謂出車徒給徭役此牛馬之屬則周禮之家征也其夫征十一

而稅是與家征別今案傳記晉作州兵鄭作丘賦見加賦毒民不惟魯爾未孔氏曰大夫將立適子必須接見同寮季武子立紇飲大夫酒是其事也孟丙未與大夫交際故爲之作鐘因落鐘今與相見

際

通出馬一疋牛三頭今欲別其田及家財各爲孔氏曰大夫立子爲適必自見之於君宣十四年中舟見犀而行定六年樂祈見溷而行是其事也

孟孫爲司空以

書勲

孔氏曰所以司徒書名者周禮大司徒掌十二教十有一曰以賢制爵十有二曰以庸制祿故司徒書名定位號也司馬與工正書服者周禮夏官司馬其屬有司士掌羣臣之政亦以德詔爵以功詔祿工正雖不屬司馬掌作車服故與司馬書服也案周禮司勲屬夏官今司空書勲者春秋之時又是諸侯之法不可盡與禮同傳見魯三

卿官猶舊制如晉宋皆改易周官矣

五年甲公室也

孔氏曰魯之軍名傳無其號晉作三軍爲上中下則魯之三軍亦當然也分中軍之衆屬上下二軍其上下二軍依舊不動故云舍中軍也其廢中軍之後上下二軍分爲四哀十一年齊師伐魯傳稱孟孺子泄帥右師冉求帥左師冉求季氏宰也

又言叔孫退而蒐乘更無別稱知自以叔孫爲軍名也

季氏擇二

孔氏曰季

孫因叔孫家禍退之使同於孟孫獨取其半爲車已甚又擇取善者是專之極故傳言擇二以見之而貢于公

孔氏曰初作三軍季氏盡征之並不入公室也叔孫氏臣其子弟以一家之內有父兄子弟四品以父兄之稅入公子弟之稅入己大半入公半入己孟氏則於子弟中取其半或取子或取弟大半三分歸公一分入己十二分其國民三家得七公得五國民不盡屬公今舍中軍四分公室三家自取其稅減己稅以貢於公國民不復屬於公公室彌益卑矣

不可能也

此非孔子之言也借令昭子未知豎牛餓殺其父但以殺適立庶爲大罪孔子亦豈可但據其所言而善之傳舉細遺大又託之於聖人類如此

晉侯送女于邢丘

孔氏曰傳言晉甲事楚今案傳記齊請繼室于晉晉亦歸女于楚其後齊又女于吳齊晉皆伯國也

君子謂叔侯於是乎知

禮陳氏曰傳言周襄

陳氏

文勝無益於治

陳氏

曰越常壽過始見書人今案夷狄舉號君臣同辭其臣從中國序列則稱人以便文陳氏得書人非

吳人敗諸鵲岸

陳氏

之之罪皆是豫制刑矣而云臨事制刑不豫設法者聖王雖制刑法舉其大綱但共犯一法情有淺深或輕而難原或重而可恕雖依準舊條而斷有出入不豫設定法告示下民今不測淺深常畏而懼罪也今鄭鑄之於鼎以章

爭心也

陳氏

孔氏曰尚書呂刑五刑之屬三千周禮司刑掌五刑之法以麗萬民

其大綱但共犯一法情有淺深或輕而難原或重而可恕雖依準舊條而斷有出入不豫設定法告示下民今不測淺深常畏而懼罪也今鄭鑄之於鼎以章

示下民法既豫定民皆先知於是倚公法以展私情附輕刑而犯大惡是無所忌而起爭端也而徼幸成之孔氏曰法之設文有

限民之犯罪無窮爲法立文不能網羅諸罪民之所犯不必正與法同自然有存疑之理因此危文以生爭心將有實罪而獲免者也

孔氏曰爲其文是制參辟勒於鼎是鑄刑書

令之所以得脫不過三獻孔氏曰大行人云上公九獻侯伯七獻子男五救當世也

知其當三獻也

大夫卿之總名皆知其將爲王也孔氏曰當時鄭國大夫邑長蓋有斷獄不平輕重失中故作此書以

大夫卿之總名皆知其將爲王也

陳氏曰爲十三年去疾得國起傳

吾以救世也陳氏曰楚

且逆之魯使卿楚卑

晉晉子蕩歸罪於遠洩而殺之陳氏曰再不書敗且弔敗也魯使卿

杜氏不告遇注皆作王正俗本或誤爲士句此人不當與

非事實矣

逆諸河禮也孔氏曰世族譜以王正爲雜人諸本及王肅董

父鞅之晉侯許之傳見晉衰遇注皆作王正俗本或誤爲士句此人不當與

父同姓

七年齊求之也諸家從穀梁傳作

左氏齊求魯平爲一節癸巳以下爲齊燕行成

盟于濡上孔氏曰今案高陽無此水也水

源皆出於山其出平地皆是山中平地燕

趙之界無泉出者未知杜言何所案據

爲十二年

爲王旌以田孔氏曰凡九旗之帛皆用絳于首有羽羽爲旌名遂以旌爲旗稱禮緯稽命徵云禮天子旗九万或納數起本

爲王旌以田孔氏曰凡九旗之帛皆用絳于首有羽羽爲旌名遂以旌爲旗稱禮緯稽命徵云禮天子旗九万或

不克而還陳氏曰傳釋經書平罪齊無討燕之實且

論日食

余又將殺段也劉炫氏曰段即豐氏當言駟氏黨字之誤

吾爲之歸也何休膏肓曰孔子不

語怪力亂神以鬼神爲政必惑衆故不言也今左氏以此令後世廢仁義而祈福於鬼神此大亂之道也鄭玄箇之曰伯有惡人也其死爲厲鬼厲者陰陽之氣相乘不和之名尚書五行傳六厲是也人死體魄則降志氣在上有尚德者附和氣而興利孟夏之月令祈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由此也爲厲者因害天子丘七祀有大厲諸侯丘五祀有國厲欲以安鬼神弭其害也余敢忘

高圉亞圉陳氏曰傳言周衰諸侯多不待命而自立

曰孔丘孔氏曰當言二十四而云五蓋相傳誤耳

而滅於

宋孔氏曰家語本姓篇云宋泯公熙生弗父何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勝勝生正考父考父生孔父嘉其後以孔爲氏也孔父生木金父金父生皇夷父夷父生防叔防叔避華氏之逼而奔魯生伯夏伯夏生梁紇梁紇即生孔子也

殺獻公而立成公傳見兩

下相殺雖王歲時日月星辰是謂也

孔氏曰周禮馮相氏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

謂此六物也

八年罪在招也

陳氏曰嫌同衛轉卿士不書

將天下實賀

陳氏曰傳見子產幾銅鞮師曠諷虎祈叔向亦云以見晉之不競者今案葬陳哀公以楚告而書不書之葬避其僭號二者皆魯史變例

殺馬毀玉以葬

陳氏曰於葬陳哀公見有魯不書會葬者於葬楚康王見有魯會不書葬

使穿封戌爲陳公

陳氏曰傳言楚實利陳以討招

臣必致死禮以息楚國

孔氏曰致死禮

遷許于夷

不書楚說在成十五年譏不在棄疾

實城父

孔氏曰杜以地名經傳不同而傳言實者則以爲有名改易也傳不言實者則

以爲二名並存也所言實者皆舉舊以實新此地舊名城父此時新改爲夷昭十八年許遷于白羽傳云許遷于析實白羽定十年公會齊侯于夾谷傳云會于祝其實夾谷十三年齊侯衛侯次于垂葛傳云次于垂葛實耶氏此四者或經書未改或經書已改傳皆上句舉其已改之名下句實其未改之號

吾

西土也

孔氏曰釋例土地云魏河東河北縣也芮馮翊臨晉縣芮鄉是也畢在京兆長安縣西北駘在武功坡在美陽今案其地芮在魏之西南

百餘里耳岐在駘之西北無百里也詩稱后稷封邵計魏在邵東六百餘里公劉居豳又在岐西北四百餘里此傳極言遠境而辭不及豳其實自岐以西猶是周竟但不復重言之耳

吾東土也

服虔氏曰蒲姑商奄濱東海者也蒲姑齊也商奄奄之民命以伯禽

吾北土也

孔氏曰土地名云巴郡江州縣也楚南郡江陵縣也建寧郡南有濮夷地然則巴楚鄧夏之國唯濮爲遠夷耳地名又云燕國薊縣也毫是小國闕不知所在蓋與燕相近亦是中國也唯肅慎爲遠夷魯語云武王克商肅慎氏貢楛矢晉之玄菟即在遼東東無此義而三十一年歲星得在丑者歲星之行夫之常數超辰之義不言自顯

晉人禮而歸之

陳氏曰傳言周襄甚因見晉之無政故曰五十二年孔氏曰歷家以周天十二次次別爲百四十四分歲星每年行一百四十五分是歲星行一次外剰行一分積一百四十四年乃剰行一次故昭十五年得超辰今杜氏旣無此義而三十一年歲星得在丑者歲星之行夫之常數超辰之義不言自顯

始用人於亳社

不書史記國惡

葬平公也

孔氏曰傳記鄭伯往弔又因叔孫如晉雖失政諸侯猶畏其彊蓋取諸史氏別志陳氏見傳文序列如釋經然誤以爲有筆削非也外會葬法不得書

其是之謂乎

陳氏曰終上文高彊事副倅將焉用之

陳氏曰傳見晉大

十年陳氏始大

孔氏曰禮有副車宰車皆謂副倅之車也遣亦夫自憂其不競晉人使孤父請蔡于楚弗

以興晉雖失政諸侯猶畏其彊蓋取諸史氏別志陳氏見傳文序列如釋經然誤以爲有筆削非也外會葬法不得書

十一孔氏曰傳記鄭伯往弔又因叔孫如其是之謂乎

意將焉用之

陳氏曰傳見晉大夫自憂其不競

晉人使孤父請蔡于楚弗

孔氏曰禮有副車宰車皆謂副倅之車也遣亦夫自憂其不競

上氏傳補注卷六

許

傳見晉人能合諸侯而畏楚憚戰故不能救蔡葉氏謂謀故蔡不果無敗辭疑傳妄胡氏乃謂心欲救蔡而力弗加則無惡有愧於荀吳矣蓋不知昭公而後大夫有

事悉從其恒稱

俗本謂表下有旗謬也野會設表爲位亦當有物記處如今之位版也禮諸侯建旛設旛爲表也觀禮諸侯觀于天子入遺門或左或右各就其旛而立是天子於野會諸侯設表以爲位也盟主之會諸侯亦必

以旛表位大夫聚會亦應有以表位但無文以見耳氣將必死祖不歸也

孔氏曰言

氣將必死祖不歸也

不爲祖考所歸義何取於歸姓與外傳言宣王不藉千畝戰千千畝王師敗績之類相以當時自有一等迂繆之論

左氏擇之不精耳

楚子滅蔡

陳氏曰傳言楚子書師

侯廬歸國乃追謚其父爲隱耳擇例土地名岡山闕不知其處經言以歸用之必是楚地山也

不書本從公行事見後例在成十三年襄二十八年杜氏陳氏俱未考

十二年因其衆也

陳氏

伯欵不名公子愁遂如晉

孔氏曰此時楚以畜牲用

杜氏以此證其卒哭除喪之說非傳意後見昭十五年

鼓並在鉅鹿昔陽

即是鼓都在鮮虞東南也二十二年傳云晉荀吳使師僞羅者負甲以息於昔陽之門外遂襲鼓滅之則昔陽之爲鼓都斷可知矣今杜以昔陽爲肥國都是者以傳云遂入昔陽即云壬午滅肥是因入而滅之故云昔陽肥國都也昔陽既在樂平沾縣而杜又云鉅鹿下曲陽縣西南有肥累城相去遠者杜君上地

于岡山

孔氏曰劉炫謂肥之無人爲之作謚必是蔡葬

鄭簡公

孔氏曰悼子之卒不書於經

遂入昔陽

孔氏曰劉炫謂肥

即是鼓都在鮮虞東南也二十二年傳云晉荀吳使師僞羅者負甲以息於昔陽之門外遂襲鼓滅之則昔陽之爲鼓都斷可知矣今杜以昔陽爲肥國都是者以傳云遂入昔陽即云壬午滅肥是因入而滅之故云昔陽肥國都也昔陽既在樂平沾縣而杜又云鉅鹿下曲陽縣西南有肥累城相去遠者杜君上地

杜氏以此證其卒哭除喪之說非傳意後見昭十五年

鼓並在鉅鹿昔陽

即是鼓都在鮮虞東南也二十二年傳云晉荀吳使師僞羅者負甲以息於昔陽之門外遂襲鼓滅之則昔陽之爲鼓都斷可知矣今杜以昔陽爲肥國都是者以傳云遂入昔陽即云壬午滅肥是因入而滅之故云昔陽肥國都也昔陽既在樂平沾縣而杜又云鉅鹿下曲陽縣西南有肥累城相去遠者杜君上地

不書義同七年單獻公傳人以再命爲卿

孔氏曰悼子爲卿也其卒當在武子之前平子以孫繼武子卒後即平子立也

更受三命

孔氏曰十年平子伐莒名書於經言悼子卒者欲見昭子爲卿遠在平子之先則是未爲卿也其卒當在武子之前平子以孫繼武子卒後即平子立也

子

傳言悼子卒者欲見昭子爲卿遠在平子之先則是未爲卿也其卒當在武子之前平子以孫繼武子卒後即平子立也

經即平子於時已爲卿矣釋例曰魯之叔孫父兄再命而書於經晉司空亞旅

一命而經不書推此知諸侯之卿大夫再命以上皆書於經自一命而下大夫及士經皆稱人名氏不得見也是杜檢傳文知再命書名平子伐莒書名知其已再命矣平子伐莒克之昭子不伐莒也昭子無功而更受三命知平子以功

加三命昭子以例加焉二命也

費叛如齊

陳氏曰凡家臣叛但書圍不書叛後做此傳中載豎牛南蒯之事見叔季皆有家屬

魯無墮君遂奔齊

孔氏曰凡言出奔皆自內而出文七年晉先蔑奔秦先

齊在魯之竟外故不言出也此言及郊已入魯竟傳言及郊解經所以書出之傷焉彼再言三城無四國也蓋古四字積畫四當爲三

圍徐以懼吳專足畏也

劉炫氏曰楚語云靈王城陳蔡不羹問於范無宇曰今吾城三國賦

而無醉飽之

三家本不同心

傳言魯

不書圍

心 孔氏曰言若用民力當隨其所能而制其形模依此形模用民之力而無有醉飽盈溢之心也醉飽者飲食饜足之名以王之遊行必勞損民力不知饜足故令依法用之

十三年越大夫戮焉

王肅氏曰

越大夫常壽過也申之會經書淮夷而不書越者以常壽過有罪不得列會故不書越也戮者陳其罪惡以徇

諸軍言將殺之終亦不殺過至今在楚故怨而作亂

城城之堅

固者息舟即是其一以圖時有所毀故更城而居之

及公子罷敵

陳氏曰殺大子不書義同襄二十六年衛角

公子

比爲王

陳氏曰傳言棄疾實召之而蔽罪於比

王縊于芊尹申亥氏

孔氏曰傳既以五月統癸亥之日而乙卯丙辰亦是五月之日雖則言有顛倒即今蒙此五月之文也劉

炫氏曰杜此注經書四月誤案上經注云靈王實以五月死楚人生失靈王本其始禍以赴兩注不同今案四月者比歸國之月也春秋之法凡大夫公子反國皆不月而弑君無不月者比歸而王弑故經沒死之月蒙上文比歸爲一事見比以篡逆歸而特存其歸國之月以異之杜氏不知筆削之旨故經傳異說實誓教

孔氏曰郊教與此誓教皆云葬王于郊謂之郊教此云葬子干于訾實誓教並以也名冠教未知其故又世家楚之先君有若敖宵敖皆在位多年亦稱爲教不知教是何義獲

其五帥

陳氏曰吳楚相敗皆不書至定四年始書之

子產以幄幕九張行

孔氏曰周禮幕人掌

惟幕幄布綬之事鄭玄云王出宮則有是事在旁曰帷在上曰幕皆以布爲之四合象宮室曰幄布王在幕若幄中坐上承塵幄帝皆以繒爲之凡四物者以

縗 繢連繫焉然則幕大幄小幄在幕下張之幄幕九張蓋九幄九幕也

涇芻蕘者

孔氏曰芻者詞牛馬之草也蕘者共然火之草也說文云蕘薪也

使諸侯歲聘以志業

孔氏曰歲使於天子所以獻其貢賦今諸國各自記其職貢之業

朝以講禮

孔氏曰閒朝者據聘爲言也既云歲聘因從聘歲以顯昭

明 杜向言朝聘之節大數與周禮不合蓋爲始更間一年乃朝故知閒朝是三年而一朝也

而使之從公侯之貢

王肅

氏曰鄭伯爵而連男言之猶言公侯足句辭也孔氏曰僖二十九年例云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是伯國下同子男也

十四年

尊晉罪己也

大夫不書至降於君也必執然後書至重正卿也傳例非陳氏亦曲爲之義

司徒老祈慮

癸 孔氏曰世族譜司徒老祈爲一人慮癸爲一人服虔云司徒姓也老祈

字也慮癸亦姓字也杜以下向請於南蒯曰臣願受明知是南蒯家臣

蒲

此事云叔向旣對宣子邢侯聞之而逃遂施邢侯氏孔翫云廢其族也則國語讀爲弛訓之爲廢家語說此事亦章之士肅云弛宜爲施施行也服虔云施罪於邢侯施猶効也

可謂直矣

杜說失傳意傳本以直爲義詐皆爲國事

鄆田 巫臣奔晉晉與之邢雍子奔晉晉與之鄆事

在襄二十六年傳孔翫云邢與鄆爭疆界

與叔魚於市 孔氏曰晉語說

此事云叔向旣對宣子邢侯聞之而逃遂施邢侯氏孔翫云廢其族也則國語

讀爲弛訓之爲廢家語說此事亦章之士肅云弛宜爲施施行也服虔云施罪

於邢侯施猶効也

猶義也夫

詐皆爲國事

言之杜疑傷義非也傳文語助也夫二字甚多未

十五年戒百官

孔氏曰周

必皆是疑辭其治國制刑以下亦未必皆夫子語

禮大宰祀五帝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十日遂戒享先王亦如之鄭玄云十日容散齋七日致齋三日也既十又戒百官以始齋此戒百官亦謂戒之令齋去

樂卒事禮也

孔氏曰祭必有樂樂有文舞武舞文執羽籥武執干戚其籥入及其去之則諸樂皆去故經云去

王

大子壽卒

陳氏曰傳見王大子卒不書

王

穆后崩

陳氏曰傳見王穆后崩不書且爲即二十六年王子朝告諸侯起趙伯循曰王后世子卒葬不書王室不告諸侯不赴也

民

知義所

孔氏曰十七年荀吳許祭于雒以滅陸渾二十二年負甲僞羅以示義因以鼓子戴鞬歸

卿帥師今案自晉悼公卒大夫將皆從其恒稱若不書說見十二年陳氏曰十二年狄晉自後皆書其年晉荀偃衛寧殖十七年衛石買齊高厚十八年衛孫林父晉士匄二十四年齊崔杼二十五年鄭公孫夏之類無稱人者

晉荀躉如

周葬穆后

陳氏曰傳見王后葬不書今案魯無使卿大夫弔葬王后之事傳見他國有之

樽以魯壺

孔氏曰周禮司尊彝云秋嘗冬烝其饋獻用兩壺樽鄭玄云壺者以壺爲樽燕禮云公司宮尊于東楹之西兩方壺左玄酒是禮法有以壺爲樽故曰籍氏

孔氏曰九世之祖稱高祖者言是高遠之祖也鄭子以少皞爲高祖意與此同其九世之次見世本

而有三年之喪二

焉

孔氏曰喪服斬衰三年章內有爲父爲長子齊衰杖朞章內有夫爲妻服

問曰君所主夫人妻大子適婦鄭玄云記言君者主謂諸侯而天子亦與妻爲喪主也然則妻服齊衰朞耳而傳以后崩大子卒爲三年之喪二者喪服杖朞章內有父在爲母傳曰何以朞屈也至尊在不敢申其私親也父必三年

然後要達子之志也父以其子有三年之喪爲之三年不要則夫之於妻有三年之義故可通謂之三年之喪

將焉用之

傳見向不

遂服三年杜說非又案預晉朝議大子之服謂周公不言高宗服心喪三年而云諒闇此服心喪之文也叔向不譏景王除喪而議其宴樂已早旣葬應除而違諒闇之節也先儒謂其巧飾經傳以附人情此言除喪當在卒哭文又少異

十六年諱之也

陳氏曰傳見他年正月公在晉

皆不書今案內見止執史皆不書公在晉有筆削說見襄二十九年傳初不及此

使然丹誘戎蠻子嘉殺之

陳氏曰傳見戎蠻子嘉不名

賂以甲父之鼎

陳氏曰晉自平丘之盟不能合諸侯而諸侯始有自爲盟會者不書義見二十六年橫納北燕伯伐徐昔今爲

此會至刺陵而專盟矣

又禦之適縣間

孔氏曰諸侯享賓之禮云唯

云大夫納賓賓入門左鄭玄云左西方賓位也又云及廟門公揖入賓入三指至于階三讓公升二等賓升大夫立于東夾南西北上士立于門東北面西上孔張後至蓋賓入門乃始來至當從大夫適東夾之南西面位也張乃立於客間賓入未升階立于西方孔張入客行間也張初立客間在西方被禦適客

後又益西也又被禦適縣間蓋又復益西入於鍾磬樂肆之間也

十七年伐鼓於社

孔氏曰周禮大僕云凡軍旅田役贊王鼓擊日月食亦如之鄭玄云王通用於正月則太史與平子皆失之夏書辰弗集于房以事秋言之則先王之禮不獨在正月凡食皆舉之矣經言日食三十六言鼓用牲于社者三其二皆在六月其一在九月左氏惑於太史之言故莊二十五年誤援之

不君君矣

葉氏曰昭子言天子鼓佐擊其餘面則日食王有親鼓之時也諸侯之禮是矣而言

用於正月則太史與平子皆失之夏書辰弗集于房以事秋言之則先王之禮不獨在正月凡食皆舉之矣經言日食三十六言鼓用牲于社者三其二皆在六月其一在九月左氏惑於太史之言故莊二十五年誤援之

而火名

孔氏曰帝系世本皆爲炎帝即神農氏炎帝身號神農代號也

水名

孔氏曰共工氏霸有九州祭法文也

而龍名

孔氏曰月令云其帝大皞易下轂雲包犧氏之王天下也即大皞身號伏羲代號也

陸渾子奔楚

奔不書略夷狄也陳氏譏不在奔非滅而奔不得有二義

水火所以合也

孔氏曰丙是火日午是火位壬是水日子是水位故丙午爲火壬子爲水

卜戰不吉

孔氏曰世本穆王生王子揚揚生尹尹生令尹勾

獲其乘舟餘皇

陳氏曰傳見楚令尹揚句晝人吳公子光但書國義見十三年

春秋左氏傳補注卷第八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左氏傳補注卷第九

新安趙汎學

十八年而代之

孔氏曰毛氏世有采地爲畿內之國於時天子微弱故自殺自伐不能禁之

侈故之以侈故之以

孔氏曰鄭語云祝融其後八姓昆吾爲夏伯世本云昆吾者衛是也然則昆吾國名言昆吾夏伯者以表昆吾國君其上世嘗爲夏伯其惡熟誅者非此爲伯之身當是後世之孫耳詩云韋顧旣伐昆吾夏桀

共桀同文又傳云乙卯云知以乙卯日與桀同誅

登大庭氏之庫以炎帝

孔氏曰大庭氏古天子之國名也先儒舊說皆云炎帝號神農氏一曰大庭氏服虔云在黃帝前鄭玄詩譜云大庭在軒轅之前亦以大庭爲

炎帝帶字子上六年死矣此別有子上非駟帶也楚語說事神之

鄖人藉稻

孔氏曰周之

七寸廣厚三寸穿中央達四方也范甯云天子主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也白虎通云納之西壁月種稻之時其君自出觀行之藉猶藉蹈踐履之義服虔云藉耕種於藉田也今案國語宣王不藉千畝下云及藉膳夫農正陳藉禮王耕一發則藉者耕種

孔氏曰每廟木主皆以石函盛之當祭則出之事畢則納於函藏於廟之北壁之內所以辟火災也衛文仲云右主人寸左主

七寸廣厚三寸穿中央達四方也范甯云天子主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也白虎通云納之西壁月種稻之時其君自出觀行之藉猶藉蹈踐履之義服虔云藉耕種於藉田也今案國語宣王不藉千畝下云及藉膳夫農正陳藉禮王耕一發則藉者耕種

藉田之名記云天子田藉千畝諸侯百畝則諸侯比天子特多寡不同而已其禮則一粢盛六穀皆備此但言藉稻者如周禮掌稼下地者但名稻人舉一以包其餘也舊說誤以藉爲藉蹈又轉爲履行學者疑之遂引此爲周不改月之證不以服說考之故也

室亂大爲社

孔氏曰祭祀有常而云大爲社者此非常祭之起本使其除徒執用以立曰不忍廟也子產乃使辟之此兩傳實一事也魯

北方

劉氏曰近上十二年鄭簡公卒將爲葬除及游氏之廟將毀焉子太叔鄭異國說者不同或謂葬時事或謂蒐時事而丘明則兩記之何以明其然耶

十九年以持其世而已

陳氏曰傳事也

言楚之衰楚夫人嬴氏至自

秦

陳氏曰爲二十一年太子建奔起

飲大子止之藥而卒

傳序許止之弑語簡事盡

弑春秋脩辭兼禮法二傳說者皆不及此張氏曰藥劑之得失決死生於須臾

瘧疾未足以死而遽至於大故是藥殺之也進藥而藥殺可不謂之弑哉所以

異於商臣蔡般者

大子奔晉

陳氏曰不書奔非故弑異於慶父宋方過與故不同爾

同盟于蟲

陳氏曰不書奔以弑君爲義

同盟于

蟲

陳氏曰不書奔謂紡麻作纏也此婦人以麻同十六年蒲隧

以度而去之

孔氏曰紡謂紡麻作纏也此婦人以麻同十六年蒲隧

臣子於君父雖非故亦書纏度城高下令長與城等而去藏之去即藏也字書去作奔差呂反謂掌物也

齊師入紀

傳見外入邑不書成其九年楚入鄭特書之

二十年日南至

孔氏曰歷法十九年爲一章章首之歲必周之正月朔旦冬至僖五年正月辛亥朔日南至是章首之歲年也計僖五年至往

大子建奔宋

孔氏曰定十年經書宋公之弟辰時雖太子不書義同

公子地以爲質

孔氏曰奔非其罪自爲公孟之御非齊氏所當使必不得有使字學齊豹旣奪司徒

公執已以至

服虔氏曰城父人城父大夫也公子地以爲質自爲公孟之御非齊氏所當使必不得有使字學

公

當景公之世辰及地不得爲元公之弟也世族譜辰時皆爲元公子此諸本皆云元公弟當時轉寫誤耳

公子地以爲質

孔氏曰定十年經書宋公之弟辰時雖太子不書義同

公子地以爲質

孔氏曰傳見齊豹旣奪司徒

公執已以至

服虔氏曰城父大夫也公子地以爲質自爲公孟之御非齊氏所當使必不得有使字學

公

當景公之世辰及地不得爲元公之弟也世族譜辰時皆爲元公子此諸本皆云元公弟當時轉寫誤耳

遂伐齊氏滅之

誅盜不告義同尉止

丁巳晦

孔氏曰丙

國所以書盜殺衛侯之兄

孔氏傳見齊豹旣奪司徒

國所以書盜殺衛侯之兄

孔氏傳見齊豹旣奪司徒

遂伐齊氏滅之

誅盜不告義同尉止

丁巳晦

孔氏曰丙

辰丁巳乃是頻日其事既多不應二日之中并爲此事今杜不云日誤者以誤在可知且宣二年壬申朝于武宮注云壬申十月五日既有日而無月冬又在壬申下明傳文無較例又注哀十二年傳云此事經在十二月螽上今例在下更具列其月以爲別者傳本不以爲義例故不皆齊同如杜此言或傳因簡牘之辭不復具顯其日月今案此說得之而未盡故劉侍讀每疑傳妄說見二十三年反國二十二年會救宋齊侯疥遂瘡年會救宋齊侯疥遂瘡秋說此事云疥當爲疚疚是小瘡店是大瘡以與瘡不類何

祈望守之

孔氏曰此皆齊自立此名故與周禮不同山澤之利當與民共之言公立此官使之守掌專山澤之利不與民共故鬼神加怒而病也

故寬難

爲政用猛非君子之道也

此非聖人之言

或是因大叔所偏而矯之

政是以和

人之言

善爲政者寬不至慢猛不至殘可也待其慢然後濟之以猛見其殘然後濟之以寬則上下交相病久矣故剛柔無兩用之道寬猛非相濟之具左氏不得與七十子之徒接所引

聖人語每多傳會

遺愛猶云

從政言之

將鑄無射

孔氏曰襄十九年季武子作林鍾亦是鍾聲應林鍾之律也此無射之鍾在王城鑄之敬王居洛陽蓋移就之也秦滅周其鍾徙於長安歷漢魏晉常在長安反劉裕滅姚泓又移於江東歷宋齊梁陳其鍾猶在東魏使魏收聘梁收作聘遊賦云珍是淫器無射高懸是也及開皇九年

平陳又遷於西京置太常寺時人悉共見之至十五年勅毀之

立于東方有司庶士哭于堂下北面鄭玄云正尸者謂遷尸牖下南首也子謂大子子姓謂衆子孫也彼初死之時即別適庶况其至葬君道成矣失位明其不在適子位也位在甲蓋處其庶兄之下

以齊鮑國歸費之禮爲士鞅

孔氏曰傳積魯禮堂客諸侯牢

禮各以其命數卿大夫來者亦當牢禮如其命數計鮑國齊卿不過三命

於法當三牢而魯人失禮爲鮑國七牢也下云加四爲十一知本七牢也

爲

十一牢

陳氏曰傳積魯不守禮之失

至相遇也

孔氏曰日之行天一歲一周月之行天二十九日有餘已得一周日月異道互相交錯月之一周必半在日道裏從外而入內也半在日道裏從內而出外也或六入七出或七入六出凡十三出入而與日一會歷家謂之交道通而計之一百七十三日有餘而有一交交在望前朔則日食望則月食交在望後望則月食後月朔則日食此自然之常數也交數滿則相遇非二至乃相遇也傳之所言以二分日夜等者春分之時朔則日在婁星則月在角星分之時朔則日在娵訾星則月在婁星角是天之中道日月俱從中道故晝夜等似有禮敵之理月可敵日冬至之時朔則日在斗星則月在井星夏至之時朔則日在井星則月在斗星南北晝夜長短之極似若月之極長可以掩日然故云至相遇謂絕相懸殊也此唯冬至耳言二至者全句以成文此皆假託以爲言非實事也劉炫云此皆假其事以爲等差其實災之大小不如此也

故常

爲水

孔氏曰言其他非分至之月則爲災二十四年五月日食梓慎曰將水其年八月大雩又七年四月申辰朔日食春分之月而云魯衛惡之當

位在耳

正尸

子坐于東方卿大夫父兄子姓

立于東方有司庶士哭于堂下北面鄭玄云正尸者謂遷尸牖下南首也子謂大子子姓謂衆子孫也彼初死之時即別適庶况其至葬君道成矣失位明其不在適子位也位在甲蓋處其庶兄之下

以齊鮑國歸費之禮爲士鞅

孔氏曰傳積魯禮堂客諸侯牢

禮各以其命數卿大夫來者亦當牢禮如其命數計鮑國齊卿不過三命於法當三牢而魯人失禮爲鮑國七牢也下云加四爲十一知本七牢也爲

十一牢

陳氏曰傳積魯不守禮之失

至相遇也

孔氏曰日之行天一歲一周月之行天二十九日有餘已得一周日月異道互相交錯月之一周必半在日道裏從外而入內也半在日道裏從內而出外也或六入七出或七入六出凡十三出入而與日一會歷家謂之交道通而

計之一百七十三日有餘而有一交交在望前朔則日食望則月食交在望後望則月食後月朔則日食此自然之常數也交數滿則相遇非二至乃相遇也傳之所言以二分日夜等者春分之時朔則日在婁星則月在角星分之時朔則日在娵訾星則月在婁星角是天之中道日月俱從中道故晝夜等似有禮敵之理月可敵日冬至之時朔則日在斗星則月在井星夏至之時朔則日在井星則月在斗星南北晝夜長短之極似若月之極長可以掩日然故云至相遇謂絕相懸殊也此唯冬至耳言二至者全句以成文此皆假託以爲言非實事也劉炫云此皆假其事以爲等差其實災之大小不如此也

故常

爲水

孔氏曰言其他非分至之月則爲災二十四年五月日食梓慎曰將水其年八月大雩又七年四月申辰朔日食春分之月而云魯衛惡之當

水之言既無其驗足知是假託日食以爲戒耳而不能送云

送云句絕孔說非

救宋

不書救宋以出奔爲義說見屬邑封人官

辭陳氏曰傳言晉以諸侯之師救宋圍南里不書與圍彭城書法異名豹即下文華豹是也本或豹上有華釋例譜一人再見名字不同皆兩載之宋雜人內有呂封人豹華豹爲一人知此本無華也

孔氏曰狎言更遞也城謂豹女頻射我不使我得更遞是爲鄙也豹服此言故抽矢而止豹亦不達軍之戰禮也

其君孔氏曰言諸侯之內唯宋之臣民善事其君以前未嘗有叛逆者也不狎鄙

辭公

陳氏曰傳言晉失諸侯

十二年敗齊師于壽餘傳見帥賤不書併齊侯已

犧何害

孔氏曰犧者寵牲之名因以喻寵子言寵愛爲犧者依法用牲今如犧有何害也犧者實用人人是對牲爲稱據凡人也人犧實難此人據疎外之人上下人意異

王弗應

孔氏曰賈逵以爲太子壽卒景王不立適子鄭衆以爲壽卒王命猛代之後欲廢猛立朝耳服虔以賈爲然杜從鄭說者二十六年傳閔子馬云子朝于景之命則景有命矣若子朝子猛並未有命俱是庶子朝又年長于次當立自求爲嗣宜矣劉寔何以惡其爲亂而欲去之若俱未被立王意不偏羣臣無黨王命爲嗣則莫敢不從何須將殺單

劉以立朝也盟羣王子于單氏

孔氏曰猛朝俱是王子單劉必欲立猛明猛是次正當立故也猛爲次正不知其本

于王城陳氏曰不書晉義繫於劉單今案經傳時月不同由左氏所據史籍訛舛別無考證悉仍其舊以示傳疑之法杜氏惟據長歷輒云經誤非也敬王即位

孔氏曰敬王名匱本紀文也本紀不言敬王是猛之母弟先儒相傳說耳定乃追謚之

以納王

于莊宮以歸孔氏曰敬王位所以定一時猶豫決千載嫌疑庚戌還

亂未弭而告間

二十三年二

師圍郊

孔氏曰圍郊在叔鞅卒前告在叔鞅卒後故經書在後圍郊在朔或亦在叔孫婼如晉之前

庚戌癸丑四日耳邾人已能訴于晉晉人乃辭子朝

不納其使則前此觀望可知陳氏曰傳去年言晉藉談苟蹠見書人案左氏傳采衆記以釋經其附麗斷截皆以經爲主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則所記之事各有本末自不容以日月次其先後如此年傳自壬寅朔至庚戌還是記晉人圍郊本未自邾人城翼至晉人來討是原叔孫婼如晉之由非謂邾人城翼以後所記之事皆在庚戌後也如劉侍讀所難則作傳者必如近代所脩日歷而後可陳氏曰傳見尹圉召伯與奔不書名尹圉書氏并劉寔單旗亦著不名之實齊人納郊公入皆不書與鄭忽異

地取邾師不書非侵伐

晉人來討邾事在庚戌之後經紀叔孫婼如晉在癸丑之前夫庚戌癸丑四日耳邾人已能訴于晉晉人已能來討何其神速也故曰不然今案左氏傳采衆記以釋經其附麗斷截皆以經爲主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則所記之事各有本末自不容以日月次其先後如此年傳自壬寅朔至庚戌還是記晉人圍郊本未自邾人城翼至晉人來討是原叔孫婼如晉之由非謂邾人城翼以後所記之事皆在庚戌後也如劉侍讀所難則作傳者必如近代所脩日歷而後可陳氏曰傳見尹圉召伯與奔不書名尹圉書氏并劉寔單旗亦著不名之實齊人納郊公入皆不書與鄭忽異

帥賤

陳氏曰傳見所以不書楚杜氏以薳越非正卿是矣又言不書楚楚不自戰何其戾也今案將雖卑師不可沒夷狄交相敗不書陳氏發例也亦自違之何也

吳子從之

不稱吳子夷狄舉號例後倣此

戰于雞父

釋例曰泓之戰書己巳朔鄢陵之戰書甲午晦此書戊辰而不言晦者經傳之見晦朔時史隨其日而存之無義例也今案經傳所書日月不同者多矣何獨晦朔爲異杜謂時史無義例非也

未陳也

劉氏曰楚

以書諸侯之

不書

書書法正相表裏

南宮極震

言但

西王

傳見子朝周語云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

楚

所以書立

大子之母在鄭

孔氏曰土地名鄭是蔡地蔡在楚之東北故建母在鄭得召吳人也

諸樊入鄭

孔氏曰吳子襄之伯父也僚祖又名諸樊乃與伯祖同名吳人雖是東夷理亦不應然也此久遠之書又字經篆隸或誤耳

能無亡乎

子諸樊

吳王僚之伯父也僚祖又名諸樊乃與伯祖同名吳人孔氏曰子襄城郢君子謂之忠襄瓦城郢沈尹戌謂之必亡事不同者襄瓦畏吳侵逼不能遠撫邊竟唯欲近守城郭其事異故也

二十四

年以甘桓公見王子朝

傳見子朝之亂皆世臣實爲之

尊晉也

傳見十四年意如

涖

問周故

孔氏曰晉助敬王久矣今使景伯如周問曲直者以子朝更彊久競未決晉人恐敬王不成更審其事故疑而使察之也晉人於此乃辭王子朝不納其使則以前猶與往來其心

兩望至此始絕耳

今案傳見晉人猶未知適從

晉之恥也

傳見王室之故急於勤王

期以明年

傳見晉人急於勤王

遂滅巢及鍾離

巢即五年薳啓疆所城者本屬楚小國故得言滅鍾離邑

略非不告

劉氏曰巢伯爵國非楚邑本書序巢伯來朝

二十五年曰明年將納王

晉人徵會則曰明年納王又曰明年傳

民之行也

孔氏曰人稟天地之性而生動作皆象天地中法名之曰禮易及爾雅並訓履爲禮是禮名由職履而生也人之本性自然

法象天地聖人還復法象天地而制禮教之是禮由天地而來故子產論禮皆天地人三

是以長久

孔氏曰自夫禮至因地之性言禮本法天地也自生者並言之其六氣至民失其性言天用氣味聲色以養人不得過其度也是故爲禮以下言聖人

請終身守此言也

傳見趙鞅不在王室其將

及乎

傳云書所無也釋經之義卑矣師已曰以下及乎及小說傳會之辭或云好事者所增益也

季氏介其雞

孔氏曰鄭衆云介甲也爲雞著甲高誘注呂氏春秋云鎧著雞頭杜此二說皆不可解以師氏爲金距言之則著甲是也

其衆萬於季氏

孔氏曰季氏私祭家廟與禘同日言將禘是豫部分也

先君之

孔氏曰季氏私祭家廟與禘同日言將禘是豫部分也

怨平子

傳積季氏失人心之事

以察罪弗許

孔氏曰釋劍土地名襄十八年沂海至下邳縣入泗此沂水出魯國魯縣西南入泗水以其有二故辨明之

君必悔之弗聽

傳見公不能用子

是無叔孫氏也

陳氏曰傳言叔則同是一器也

執冰而踞

孔氏曰方言弓藏謂之犢丸是箭箙其蓋可以取飲十三年傳云司鐸射奉壺飲冰謂執此也詩云抑釋柂忌抑鬯弓忌鬯藏弓則冰藏矢也毛傳云柂所以覆矢柂與冰雖異音義

辰卒

昭子有納公之心軋於季氏不克而自殺原其志蓋內畏臧邱及羣公子欲兼存叔季相爲唇齒而已使其能以己邑爲公邑已衆爲公徒外請齊晉宋衛以討季氏而納公季氏雖強有不爲寥乎使齊

公徒執之

孔氏曰說古者馬以駕車不單騎也曲禮云前有車騎者禮記漢世書耳經典無騎字劉炫謂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欲共公單騎而歸此騎馬之漸今案公羊傳齊侯言公于野井言以輦爲几與此言乘馬相合則當時固已有單騎者蓋從公出者或車或騎也

所以藉幹者

孔氏曰說文云梯方木也幹晉也木以藉幹明是棺中冬牀

齊侯圍鄆

陳氏曰傳見經書取不言圍他倣此

使爲賈正焉

孔氏曰古

戎

曰賈正如周禮之賈師也邱在後爲季氏私讐向不余欺也

陳氏曰季邑此時尚爲公邑故使賈正通計簿於季氏減亦交惡

二十六年齊侯取鄆

經併上圍書取傳紀其實杜說非毅梁傳

若待于曲棘

孔氏曰曲棘宋地齊侯欲納魯君當是從齊向魯必不遠涉宋地土地名齊地無曲棘十年傳桓子召子山而反棘焉此即彼棘也本無曲字涉上卒于曲棘誤加曲耳

君

七入者三寸

孔氏曰說文車輶下曲者襄十四年傳稱射兩杜說非王鉤而還蓋胸鉤字通用耳鉤即由也訓爲從也

納公也

陳氏曰傳載昭公十六年齊徐邾莒盟于蒲隧十九年宋邾鄖徐盟于蟲則諸侯有不待伯者而自盟會者久矣於是始書今案諸侯自

相盟不書與外特相盟不書同義此以公會書劉子以王出

孔氏曰二十三年傳云六月庚寅單子劉子換齊以王如劉蓋從劉而居

狄泉自狄泉又居於劉今爲子朝所逐蓋自劉而出也服虔云出成周也案二十三年天王居于狄泉狄泉雖近成周不屬王也其傳云召伯奠南宮極以成周人成尹二十四年傳云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干河是成周屬子朝之驗也二十五年黃父之會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云明年將納王納王者欲納之於成周耳若敬王先在成周無爲更須納之知此出者從劉出耳

曰傳備敬王

王次于滑

孔氏曰王雖未有安居終亦不出畿內知此皆周地陳氏曰召伯召伯喚也杜言當稱召氏非播遷之故

奉周之典籍以奔楚

傳見尹氏毛伯名陳氏曰召伯召伯喚也杜言當稱召氏非

陰

忌奔莒以叛

王人叛史不書

王入于成周

東萊呂氏曰漢河南縣即郊廓周武王遷九鼎周公營以爲都

是爲王城洛誥所謂上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者也漢洛陽縣周公營下都以遷殷頑民是爲成周洛誥所謂卜瀍水東瀍水東惟洛食者也平王東遷定都于王城子朝之亂其餘黨多在王城敬王畏之徙都成周臨川吳氏曰王城曰東蓋以歸京爲周之西都東對西而言也成周曰下都蓋以王城爲洛之上都下對上而言也

王入于莊宮

陳氏曰傳言敬王之亂四年而後定故經不與單劉以復辟之義而深罪晉汪氏曰傳記王入于莊宮杜注莊宮在王城則敬王亦入王城矣三十二年書城成周蓋敬王入王城而弗居遂定都成周也

王子朝使告于諸侯

傳見子朝奔在王入前書在王入後王入乃告諸侯

以間王政

孔氏曰周本紀云彘之亂宣王在召公之官國人圍之召公以其子代大子大子竟得脫周召二公二相行政號曰

而後效官

孔氏曰周本紀云共和元年是其釋位與治王政之事也

彘大子靖長于召公家二相乃共立之爲王是爲宣王共和之年官之政事皆決於二相宣王長而有志二相乃致其官政於王也效者攷與之義

遷郊廟

劉炫氏曰如國語史記之文幽王止立伯服爲大子耳既虜褒姒必廢其子未立爲王而得稱攷王者或幽王死後褒姒之黨立之爲王也汲冢書紀年云平王奔西申而立伯盤以爲大子與幽王俱死于戲先是申侯魯侯及許文公立平王於申以本太子故稱天王幽王既死而號公翰又立王子余臣於攷周二王並立二十一年攷王爲晉文公所殺以本非適故稱攷王來哲云舊說攷王爲伯服伯服古文作伯盤非攷王也

和十四年厲王死于二十

七年使延州來季子聘于上國

釋例土地名延州來闕杜意謂吳地別有州來案十三年吳滅

州來十九年楚人城州來則州來未爲吳有可知二十三年吳伐州來楚遂越以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師敗二君滅楚師大敗二十四年吳更滅巢及鍾離則州來自遠越不能救卒爲吳有可知矣然則季子所封不必別有其地吳世家季札封于延陵故號曰延陵季子故杜謂延陵其本封至此時又益以州來也孔氏曰吳地勢卑下中國在其上流故謂中國爲上國也亦不知其聘幾國經不書來必不至魯檀弓云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嬴博之間鄭玄云魯昭公二十一年聘於上國是也七年聘於上國是也

以濟師

孔氏曰都邑之士以君子爲號故知是有復除者謂優復其身除其徭役賈逵云然今之律令猶名放課役者爲復除或平常免其徭役事急乃使之周禮校人掌養馬諸侯六閑養馬之人多矣此唯養馬不給餘役今亦事急而徵使之遇于窮

釋例土地名窮闢

吾欲求之

孔氏曰吳世家云吳子壽夢有子四人長曰餘祭次曰季札餘昧次曰季札季札賢而壽夢欲立之季札讓不可乃立諸樊諸樊卒有命授弟餘祭欲傳以女必致國於季札餘祭卒弟餘昧立餘昧卒欲授季札札讓逃去於是吳人乃立餘昧之子僚爲王公子光者王諸樊之子也常以爲吾父兄弟四人當傳至季子季子不受光父先立光當立遂殺王僚光代立爲王公羊傳曰僚者長庶也世本云夷昧生光服虔云夷昧生光而廢之僚者夷昧之庶兄夷昧卒僚代立是用公羊爲說也司馬遷采世本爲史記而今之世本與遷言不同世本多誤不足依馮故杜以史記爲正也光言王嗣者言已是世適之長孫也是無若我何

言此事無於魚中以

進吳世家云鱠諸置上首事君如在國

事君如在國即後文賈馬歸從者衣屨之類此季孫之姦也杜氏乃以書公行告公至當之謬矣說在屬辭

必敗也

孔氏曰言尚有鬼神以助君此戰必當敗也況無鬼神乎

乃辭小國而以難復

傳見諸侯皆欲納公晉卿貪故弗克此

其飲酒也

禮諸侯相爲賓有享食燕三禮享者亨太牢以

飲賓子家知齊侯必不爲公設享禮第以享爲辭百諾敢不安彼自請賓使自安當如彼使宰請魯侯自安可知故子家得以君出使齊侯在坐魯司正請安于賓服虔亦然今知不然者案鄉飲酒禮賓主相敵王人亦請安于劉炫云案燕禮司正受命西階上北面命卿大夫君曰以我安卿大夫皆對曰賓齊侯與公敵禮安賓乃是常事何須傳載其文明是齊侯請欲自安慢公之甚今案下云請使重見則齊侯欲自安可知故子家得以君出使齊侯在坐魯君宜容遽出也

二十八年辱在寡人

謂公先齊而後晉非謂不告

而後逆之

傳言經

所以書如長叔姒生男

孔氏曰子容是伯華之子其兄弟伯華最長叔向大之其餘諸弟皆小於叔向故叔向爲長叔叔向

之妻其年長於子容之母故稱長叔姒也爾雅釋親云長婦謂稚婦爲娣婦娣婦謂長婦爲姒婦自以身之長稚相謂也

皆舉親也

孔氏曰由武王克商得封建諸國功歸於武王耳此十五國或有在後封者尚書康誥之篇周公營洛之年始封康叔于衛洛誥之篇周公致政之年始封伯禽于

魯九年傳曰文武成康之封建母弟則康王之世尚有封國宣王方始封鄭

勤施無私曰類

鄭氏曰類善也無失類者不善

是以再歎

孔氏曰晉使卿爲軍將謂之將中軍將上軍及六國以來遂以將軍爲官名蓋其元起於此

年及原伯魯之子

陳氏曰天子殺大夫不書例在桓十八年

陰不佞敗之

陳氏曰雖王子叛亦

不書是尊是奉

孔氏曰王者祭木火土金水之神而以此人之神配之耳非專祭此人也分五行以配四時故五行之神句芒祝融

之徒皆以時物之狀而爲之名此五者本爲五行之神作名耳非與重該之徒爲名也雖本非配人之名而配者與之同食亦得取彼神名以爲配者神名猶社本土神之名稷本穀神之名配者亦得稱社稷也今案傳云木正曰句芒又曰使重爲句芒以下皆然又云世不失職則句芒至后土亦是當時官名非爲配食故得取所配神名以爲稱也

此其三祀也

孔氏曰窮桑少皞之號帝王世紀亦然賈逵云處窮桑以登爲帝故天下號之曰窮桑四年傳稱封伯禽於少皞之虛地名窮桑闕言在魯此相傳云耳

以鑄刑鼎

孔氏曰冶石爲鐵用橐扇火謂之鼓計令一鼓地故書所在見公出在外杜陳皆曲傳

三十年非公且徵過也

孔氏曰窮桑少皞之號帝王世紀亦然賈逵云處窮桑以登爲帝故天下號之曰窮桑帝定四年傳稱封伯禽於少皞之虛地名窮桑闕言在魯此相傳云耳

其善志也

齊豹旣奪司寇自不應書名非合書而不書者邾莒小國之臣接我則書名非不合書而公所以不得歸國

三十二年子姑歸祭

孔氏曰傳言諸侯事見晉之急因見葬禮

傳晉人不能詰

陳氏曰傳言諸侯事見晉之急因見葬禮

意

晉卿黨於季氏昭公所以不得歸國

其善志也

齊豹旣奪司寇自不應書名非合書而不書者邾莒小國之臣接我則書名非不合書而公所以不得歸國

書者傳於魯史書法類失考據曲說不近人情先儒非之宜也然齊豹乃齊惡之子公孟雖奪其司寇與邑而有役乃反之則猶在大夫之後與士不同而同書盜左氏發義蓋以此如齊邴歎閭職二人皆士也宜稱盜而稱人杜氏謂不君稱氏名賤者窮諸人大夫相殺稱人賤者窮諸盜蓋周制大夫士皆有上中下春秋大夫非卿乃稱人窮諸人謂賤者非一等止於稱人雖士之賤者亦居官食祿自當坐以弑君如邴歎閭職不稱盜是也窮諸盜謂賤者非一等止於稱盜既非兩下相殺則當坐以盜殺如齊豹非士而稱盜是也苟稱人以殺亦與討亂無辨以公羊此義推左氏事實則二義皆得矣然盜殺蔡侯申自以蔡人諱弑君以盜殺赴公羊不知蔡盜乃諸大夫而又以賤乎賤爲義遂與本例相違如兩下相殺書名氏穀梁有例今乃謂大夫相殺書人何氏又妄爲之註此傳註家專門之敝春秋之旨所以未易明也

三十二

年又不能用其人也

傳見狄泉之盟所以不書魏舒所以不序

不可以假人

史墨對趙簡子與襄十四年師曠對晉侯皆釋

作大事乎

經書公在其義一也傳作三等釋之其失與不書即位同

況敢干位以

春秋左氏傳補注卷第九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左氏傳補注卷第十 新安趙汸學

定公

杜氏集解定上第二十七盡定下第二十九

元年魏子泣政

南面

魏子其不免乎

天子正以城邢

衛爲封諸侯當時列國大夫視王室以其未復命而田也

孔氏曰魏舒

爲何如豈惟易位以今爲非義哉

以其未復命而田也

以辛巳會諸侯至庚寅相去唯十日耳魏舒始卒已得范鞅代者范鞅本

是中軍之佐於次當代魏舒蓋晉人聞舒卒而馳使代之

孟懿子會城

成周

前年冬會而今役新年乃歸諸京師

傳見經不書以

也

女寃之言不明君臣之義非知天者也晉伯宗亦曰天方授楚皆周末士大夫偷惰之論至范鞅謂季孫有天之贊則又託以文其姦皆邪說也

欲季孫改過逆公以歸終全君臣之義則昭公必不至失國矣觀其言曰意如事君不敢不改又曰通外內而去君君將速入則其所嘗言於季孫者亦可知矣始則叔孫之謀平子有異志終則荀躰之唁衆從者魯公故事不遂而君臣之義絕故子家子亦與季孫絕其不見叔孫即所以絕季孫也

易幾而哭

既昭公不獲反國而薨于外則季孫逐君之罪終不可掩

羈弗敢知

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則雖季孫亦不得專季孫怨

公衍公爲而絕昭公

之世故答以不敢知

貌而出者非但與季氏無行可也

與季孫爲讎者

自不得不行季孫使叔孫

聽命於己故直辭以拒之

羈將逃也

言已則異於二者君知其出謂君生入是以君死爲無知也晉語樂共子辭曲沃武公亦曰且君知成之從也未知其待於曲沃也語意正相似皆忠臣死生不貳之辭蓋其心不義季氏而其言哀傷慘怛不惡而嚴如此

公即位

孔氏曰公羊穀梁皆云正棺於兩楹之間然後即位案昭公北城故使役徒往其所將溝而絕之

正棺兩楹之間即喪大記君薨既小斂奉尸夷于堂者

也此戊辰去癸亥五日非正棺之日不得爲正棺即位也雜記云諸侯行而死歸至於廟門遂入適所殯鄭玄云適所殯謂兩楹之間自外來者正棺於兩楹

之間尸亦夷之於此因殯焉殯必於兩楹之間者以其死不於室而自外來留之於中不忍遠也

將溝焉

孔氏曰既毀其廟而得禱

者蓋就祧而禱之

二年賊簡公

不書義同昭七年單獻公

楚囊瓦伐吳

陳氏曰傳見襄貞書人

于豫章

釋例土地名曰又柏舉之役吳人舍舟于淮汭而自豫章與楚師夾漢此皆在江北淮南蓋後徙在江南之豫章

公子繁

陳氏曰不書敗獲併見吳入郢

三年鮮虞人敗晉師于平中

陳氏曰傳申不書敗

義同哀元年今案鮮虞非晉屬不當與與國伐盟主同義凡夷狄敗中國不書惟莊十年特書之

而請伐楚

陳氏曰傳申不書敗

楚囊瓦伐吳

陳氏曰傳見襄貞書人

獲楚

四年謀伐楚也

陳氏曰傳明此會劉文公實爲之非出伯國之意經所以書公及諸侯盟杜氏會盟異處非是

叔之兄也

孔氏曰史記管蔡世家云武王同母兄弟一人母曰大姒文王正妃也其長子曰伯邑考次曰武王發次曰管叔鮮次曰周公

旦次曰蔡叔度次曰曹叔振鐸次曰郕叔武次曰霍叔處次曰康叔封次曰聃季載如彼文則蔡叔周公弟也今以蔡叔爲周公兄者以僖二十四年傳富辰言文之昭十六國蔡在魯上明以長幼爲次賈逵等皆言

蔡叔周公兄故杜從之馬遷言多辟繆故不用史記爲說

分之土田陪敦

孔氏曰既封爲大國已方五百里又分以土田更增彼寬厚爲七百里也

四等之附庸方百里者二十四併五五二十五積四十九開方之得七百里也周禮大司徒註云凡諸侯爲牧正帥長及有德者乃有附庸故言錫之也

物典策

服虔氏曰備物謂國君威儀之物若今繖扇之屬孔氏曰典策謂史官書策之典使依法書時事也

因商奄之民

孔氏曰昭九年傳云蒲姑商奄吾東土也此復云因商奄之民則商奄是

東方之國近魯之地也昭元年傳云周有徐奄杜以彼奄與此商奄共爲一國詩稱四國流言毛傳以四國爲管蔡商奄則商奄各自爲國則此奄是也商謂紂子祿父下云管蔡啓商是名祿父爲商也今案傳以商奄對蒲姑言之故杜氏不用毛傳自以商奄爲一國命以伯禽

劉炫氏曰命以伯禽猶下命以康誥是伯徒作君牙即以君疆以周索孔氏曰王制云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異俗脩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

此民習商之政爲日已久還因其風俗開導以舊政也疆理土地以周法則三代經界法皆有異其異未盡聞也考工記器量銘曰時文思索鄭亦以索爲法

職官五正

孔氏曰職官五正謂五官之長子孫耳曲禮云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鄭玄云此殷時制也然則殷時五官曰

居在唐地世爲貴族以賜唐叔也

孔氏曰伯猶多者以叔年使主領之所以寵榮唐叔也

唯不尚年也

稚於伯仲處叔而得多明其長者無所得以爲不尚年故也

以爲己卿士

孔氏曰周公圻內諸侯二卿治事是爲周公圻內采邑之卿也

藏在周府

孔氏曰本或爲盟府

乃長衛侯於盟

釋例曰周之宗盟異姓爲後故踐上之

指謂王官之宰臨盟者也其餘雜盟未必皆然踐土召陵二會皆蔡在衛上時國次也至盟乃正其高下者敬共明神本其始也

王官之宰臨盟時耳踐土則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此盟則季子在焉故二者先同姓其餘雜盟亦以國之大小爲次裏二十七年宋之盟晉楚爭先若其皆

先同姓則楚不得競也以此知餘盟不然今案會以班爵爲

周之舊典也會與盟皆以國大小次之乃杜氏

誤矣

以證釋例雜盟之說則尤失之

蔡侯吳子唐

侯伐楚

陳氏曰唐侯不書

說在宣十二年

子常之卒奔

陳氏曰傳見

襄瓦書人

楚子取

其妹季芊畀我以出

服虔氏曰季芊許嫁而字畀我季芊弟也

以世族譜季芊與畀我二人皆平王女也

諸侯出之事

奔吳師

服虔氏曰驚却其衆使王得脫孔氏曰執而牽向吳師乃放之

王奔鄭

未出境同僖二十八年衛侯

以王

奔隨

孔氏曰土地名鄭江夏雲杜縣則是楚之西南隨義陽隨縣其國在楚之東也吳師猶尚在楚更東來奔隨國者蓋爲楚與隨有恩可保守也

周室何罪

傳見吳子所以特書爵爲其事與夷狄相敗不同雖齊桓召陵之役其辭令未嘗及此

吳人乃退

隨人

知吳必不能定楚五年王人殺子朝于楚

陳氏曰殺王子朝不書義同子頤

改步改

玉

孔氏曰玉藻云君與尸行接武大夫繼武士中武鄭玄云尊者尚徐接武蹈半迹繼武迹相及中武迹間容迹是君臣步不同也玉藻又云公侯佩山玄

玉大夫佩水蒼玉

愛其二毛則如服焉經傳之文此類多矣

六年爲晉討鄭之伐胥靡也

杜氏知匡歸晉者以非鄰國不能有其地

往報夫人之幣

聘鄰國之禮也執圭以致君命執璧以致享幣其於夫人則聘用璋享用琮聘君與夫人一使兼致之夫人不別使也傳言報夫人之幣則晉之夫人嘗有聘魯者矣禮夫人不別遣使

則晉之夫人聘者亦爲晉君來聘也經無其事蓋遣大夫來聘石氏不合見經故略之也

晉人兼享之

孔氏曰桓子聘晉君若懿子報夫人似共爲一使若實與介然故晉兼享之賤魯故不復兩爲設禮傳言

此者明經所以不各自立文兩書如晉也陳氏曰傳言經所以累書之負黍

狐人闕外

傳見諸侯侵
板皆不書

七年入于儀栗以叛

陳氏曰不書例陽
在昭二十六年

虎居之以爲政

陳氏曰爲昭公取地
非侵地比杜說非是

徵會于衛

鄭叛晉
乃盟于

瑣

陳氏曰衛叛晉
八年中賴殪

什是前覆僂是却倒顏高被擊而什乃轉而仰

且射子鉏猶死言其善射之功然

乃止諸州

宋叛晉

齊國夏高張

襄元年荀偃
高張不書同衛

人請執牛耳

孔氏曰盟用牛耳卑者執之尊者蒞之周禮戎右云盟則賛牛耳鄭玄謂尸盟者割牛耳取血助爲之尸盟者執之

哀二十七年傳曰公會齊侯盟于蒙孟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季

羔曰鄙行之役吳公子姑曹發陽之役衛石魋

武伯曰然則彘也鄙行吳爲盟主不知盟禮而自使其臣執之發陽宋魯衛三國衛爲小蒙則齊魯二國魯爲

小皆是以小國執牛耳而尊者蒞之今衛侯與晉大夫盟自以當爲盟主宜蒞牛耳故請晉大夫使執之及掩

甚矣言及掩者以大夫辱國君詳其事也

成桓公

陳氏曰成桓公不書專譏晉經故特書遂杜說非自晉厲以來王人會伐矣

禘不書禘

傳見譏不在

九年乃逐桐門右師

陳氏曰傳言樂大心書奔義同高止

用其竹刑

傳不言見血杜註

孔氏曰下云棄其邪可也則鄧析不爲私作刑書而殺蓋別八苗死之罪駟歛不矜免之耳

得用焉曰獲

劉氏曰失得相對言

傳見譏不在

九年乃逐桐門右師

陳氏曰傳言樂大心書奔義同高止

用其竹刑

傳不言見血杜註

孔氏曰下云棄其邪可也則鄧析不爲私作刑書而殺蓋別八苗死之罪駟歛不矜免之耳

得用焉曰獲

劉氏曰失得相對言

寢於其中而逃

孔氏曰賈逵云葱靈衣車也有葱有靈說文云輜輶衣車

也前後有蔽然則此車前後有蔽兩旁開葱可以觀望葱中豎木謂之靈今人猶呼葱木爲靈子

齊侯伐晉夷儀

陳氏曰不書伐晉

南之中牟也此言晉車在中牟哀五年趙鞅伐衛

在中牟

孔氏曰此中牟在晉竟內也漢書地理志云三家分晉河南之中牟魏分也杜言滎陽有中牟縣謂此河

義同哀元年

齊侯伐晉夷儀

陳氏曰不書伐晉

夷儀而有之故得優其徭役然夷儀故邢都也邢減入衛後乃屬晉不必永爲齊有當時暫得之耳

與直蓋

孔氏曰服虔曲輶也謂軒車云是時齊克

諸侯始伐盟主及齊平則魯從

有藩蔽也魚軒以魚皮爲飾也

十年及齊平

陳氏曰魯叛晉自齊五氏之役之矣傳并於明

齊人來歸鄭譙龜陰

陳氏曰平不書盟

葉氏曰夾谷之事穀梁家語與左氏略同此非聖人所爲好事者爲之也方陽虎請師以伐我齊且不乘亂以求得志於魯何有一犧彌之言遽求劫我於倉卒乎左傳謂孔子以公退曰士兵之穀梁謂孔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等而視歸乎齊侯此與太史公書曹沫事相類沫劫齊侯反其侵地學者固知非實今又緣沫事謂

孔子求汝陽之田可乎

陳氏曰內叛但書稱弟申明母弟例後年入蕭經書辰首惡而地

暨仲佗石彊出奔陳

陳氏曰重言母弟辰見地雖辰兄非公母弟故不得

稱弟申明母弟例後年入蕭經書辰首惡而地

亦如之

陳氏曰平不書盟義同宋楚杜說非

圍義見昭十二年

母弟辰

暨仲佗石彊出奔陳

陳氏曰重言母弟辰見地雖辰兄非公母弟故不得

稱弟申明母弟例後年入蕭經書辰首惡而地

序仲石下以十二年將墮三都

釋例曰三都彊盛以奪三家之權陪臣執政下陵上替故仲由墮之而仲尼不

禁也孔氏曰公羊傳曰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無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於是墮郈墮費左氏不言孔子之計當是仲由自立此謀傳稱費人襲魯而仲尼在焉是仲尼知其事謂墮之爲是故不禁也

樂頌下伐之

史記孔子世家云定公以孔子爲中都仲由嘗建議於季氏其以爲夫子之意者蓋春秋後學者臆度言之葉氏曰

矣十四年由大司寇攝行相事是此時仲尼爲司寇都掌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掌爲都仲由嘗建議於季氏其以爲夫子之意者蓋春秋後學者臆度言之葉氏曰自陽虎叛季氏叔孫氏皆屈於家臣故南蒯以費叛侯犯以郈叛墮郈墮費二氏自爲計而欲去其險爾夫何有於仲由此亦尊孔子而反卑之者也

十三年使師伐晉

陳氏曰再以不書伐晉

邯鄲叛

外邑叛史不書鞅以范中行氏見伐出奔而經書叛者時二家伐之圍之皆棄君命故晉人以

趙鞅奔晉陽

鞅以范中行氏見伐出奔而經書叛者時二家伐之圍之皆棄君命故晉人以

請皆逐之

見晉范荀亡而韓趙魏益陳氏曰傳言經所以不書

大十四年大子奔宋

張氏曰蒯瞶瞶獨得全乎彼之所羞者以夫人名惡也如殺其母爲惡愈甚反不知可羞乎蓋蒯瞶聞野人之歌其心慙焉則以謂夫人惡夫子厚己之滌涕而走言大子將殺余以謠之靈公惑於南子所言必聽從又蒯瞶出奔宋宋南子家也蒯瞶負殺南子之名而敢出奔宋乎此亦一證也今案傳記此事殊不近人情靈公惑於南子爲之召宋朝逐公叔戌使蒯瞶赴可也蒯瞶禮簡既不以速葬同月爲煩豈以蒯瞶爲煩乎

五年鄭罕達敗宋師于老丘

陳氏曰書伐不書敗例在文十一年

不赴且不

祔也定公未葬而夫人卒喪禮不成故不赴諸侯則有之苟爲不祔則是無惡則又安敢謀害南子哉戲陽速之言蓋迎合夫人之意以免禍非事實也十言不祔者異二傳謂定姒者哀公妾母亦非定姒從夫諡而終定哀之世他無定夫人喪此爲適母明矣

不成喪也

杜氏謂煩於喪禮不赴可也蒯瞶禮簡既不以速葬同月爲煩豈以蒯瞶爲煩乎

哀公 杜氏集解哀上第二十九盡哀下第三十元年越不告敗也

攜李之敗吳子光卒焉旣以實來告則入越爲父報仇宜無不告者傳不知筆削之法說在屬辭

圍五鹿

陳氏曰併入下伐晉書云特指一二指之族衆也大夫爵同者衆指之三指者士有上中下鄭衆云卿大夫士皆君之所指禮春秋傳所謂三指在下

乃立輒

陳氏曰傳見立

使大子絕

孔氏曰禮不至喪所不括髮故以絰代之士喪禮註免之制未聞舊說以爲如冠狀廣一寸喪服小記曰斬衰括髮以麻免以布此用麻布爲之自項中而前

哀公 杜氏集解哀上第二十九盡哀下第三十元年越不告敗也

攜李之敗吳子光卒焉旣以實來告則入越爲父報仇宜無不告者傳不知筆削之法說在屬辭

圍五鹿

陳氏曰併入下伐晉書云特指一二指之族衆也大夫爵同者衆指之三指者士有上中下鄭衆云卿大夫士皆君之所指禮春秋傳所謂三指在下

孔氏曰禮不至喪所不括髮故以絰代之士喪禮註免之制未聞舊說以爲如

冠狀廣一寸喪服小記曰斬衰括髮以麻免以布此用麻布爲之自項中而前

交於額上不設屬辟陸德明氏曰禮記云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
卻繞紓也之櫬鄭康成註云此庶人之制也案禮上大夫棺八寸屬六十下大夫棺六寸屬四寸無三寸棺制也棺用難朽之木桐木易壞故以爲罰孔氏曰大棺之內有屬屬之內有椑椑親身之棺鄭玄云大夫無椑趙簡子云不設屬椑時僭也無入于兆周禮家人云凡兵死者不入兆域大命不敢請孔氏曰上衆無令損傷此謂已四年公孫翩傳見公孫翩書盜鋗遂殺之以盜赴故之身命不敢私請言軍之士殺翩不告

會鮮虞納荀寅于柏人陳氏曰傳見諸侯多救五年荀寅士吉射奔齊不書奔齊以書叛見義以齊衛伐晉爲重陳氏曰傳見經不書晉荀寅士吉射自朝歌出奔齊與華向異公子陽生來奔陳氏曰陽生不書奔說在文十四年六年葬諸父冒淳陳氏曰傳備載鮑牧朱毛見蔽罪於陳乞且言去高七年不亦可乎孔氏曰王制云君十卿祿魯牢晉大夫過十故吳王自謂合得百牢則有常數矣周禮大行人云上公九不過十二孔氏曰周禮掌客云王牢侯伯七牢子男五牢有二牢鄭玄云饗諸侯而用王禮之數者以公侯伯子男盡在是兼享之莫敵用也以莫敵用故用王禮是天子之禮十二牢也有由然也傳見吳不以諸侯相接故書法與楚異季康子欲伐邾陳氏曰傳言伐邾雖書實季氏意夏盟

於郿衍說見襄使爲司城以聽政傳見曹亦有司城司城非宋官五年然則孟子言孔子主司城貞子爲陳侯周臣亦陳之司城耳當時列國官制公革今不可考八年遂滅曹不書滅鄭方殺之不書異沈子嘉史爲同姓故諱之也問於叔孫輒孔氏曰定十二年叔孫輒與公山不狃帥費人以襲魯兵敗奔齊於後自齊奔吳吳子今死之可也復得爲舊君死節也若未有臣服則舊君之恩未絕故可還奔舊君之命死其難也言奔命則有命乃奔之若命不及亦不當還者唯此二人故也取讙及闡程氏曰經書以邾子益來吳伐我齊人取讙及闡又書歸邾子益于邾齊人歸讙及闡此事昭然左氏乃以季康子妻妹之事當之此與齊桓蔡姬事相類今案杜氏見經不言伐與傳違用公羊賂齊之說言魯與之邑若然何不即歸邾子既與之邑又歸邾子齊人乃以二邑歸之不近人情奉太子革以爲政陳氏曰傳釋邾益以自奔平不書九年遇水適火服虔氏曰北南行適火才法橫者爲土丘者爲木邪向經者爲金背經者爲火因兆而細曲者爲水十年故遂奔齊再奔不書師于鄖陳氏曰傳見吳子稱國邾鄖不書義同城濮杜說非吳延州來季子羈當書吳伐邾

救陳

季札不書

乃還

孔氏曰襄昭之傳稱延州來季子者皆是季札也孫君臣同辭

輒以爲季子食邑於州來世稱延州來季子猶趙氏

世稱趙孟知氏

世稱知伯延州

十一年可無殤也

孔氏曰喪服大功章來季子或是札之子與孫也

中殤傳曰何以大功未成人也年十九至十六爲長殤十五至十二爲中殤十一至八歲爲下殤不滿八歲以下皆爲無服之殤其於服長殤中殤降成人一等下殤降二等此汪錡蓋長殤也時人疑其當降服又葬殤之禮亦異成人檀弓云周人以殷人之棺槨葬長殤以夏后氏之堲周葬中殤下殤以有虞氏之瓦棺葬無服之殤

歌虞殯

孔氏曰禮殯而葬反日中而虞蓋以啓殯將虞之歌謂之虞殯

齊至無日矣

陳氏曰終上文吳將伐齊傳

召之乃歸

衛賜進

孔氏曰子貢衛人故稱衛賜

欲以田賦

孔氏曰賈逵以爲欲今一井之賓公林以幣迎孔子孔子歸

間出一丘之稅井別出馬一疋

牛三頭若其如此則一丘之內有一十六井其出馬牛乃多於常一十六倍且直云用田賦何知使井爲丘也杜以舊制丘賦之法田之所收交家內資財井共一馬三牛今欲別其田及家資各爲一賦計一丘民之家資令出一馬三牛又田之所收更出一馬三牛是爲所出倍於常也舊田與家資同賦今欲別賦其田故言欲以田賦也

十二年故不書姓

釋例曰爲昭公加諱不復繫吳改其姓號論語謂之吳孟子蓋時人常言非經傳正文也孔氏曰坊記云魯春秋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是舊史書

爲孟子卒及仲尼脩春秋因而不改去夫人之姓曰吳春秋無此文坊記云然

東郭書

在宣二年四子不書例

者禮夫人初至必書於策若娶齊女則云夫人姜氏至自齊此孟子初至之時亦當書曰夫人姬氏至自吳同姓不得稱姬舊史初書蓋直云夫人至自吳是去夫人之姓直書曰吳而已仲尼脩春秋以犯禮明著全去其文故今經無其事放經而拜

孔氏曰劉炫云案六年仲尼卒哀公誄之子貢譏云生不能用又世家及諸書無云仲尼仕於哀公杜焉得云孔子始老乎今知不然者以上十一年傳稱仲尼在衛魯人以幣召之是召之而來當以任用故冉有云子爲國老待子而行後乃致事喪服齊衰三月章曰爲舊君君之母妻則小君也鄭玄云仕焉而已者謂老若有廢疾而致仕者也爲小君服者恩深於民也是其服與民同不服臣爲小君之服故與常弔也禮齊衰之喪始死而綰孔子以季氏當爲臣服小君之禮故以小君禮往弔大夫之弔服弁經鄭玄云弁經者如爵弁而加環絰曲禮云凡非弔喪非見國君無不答拜文必有拜法記無其事記不具耳

宋皇瑗盟

陳氏曰杜說非

司歷過也

說在襄二十七年

十三

年單平公

陳氏曰單平公不書

獲大子友

陳氏曰吳越相獲雖大子不書

平丑盟

說見襄五年

季辛而畢

孔氏曰周之十月非祭上帝先公之時且祭禮終朝而畢無上辛盡於季辛之事景伯以吳信鬼故虛言以恐耳

十四年西狩於大野

傳見不言地

獲麟

孔氏曰家語說此事云叔孫氏之車土曰子鉅商王肅云

春秋左氏傳補注卷第十

後學

後學
成德
校訂

卷之三

